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福建通志卷七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陳化龍

檢討

臣

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

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

臣

胡予襄

謄錄監生

臣

苗序洙

欽定四庫全書

福建通志卷七十五

藝文

序

記

明翟莊漢閩越王廟記

皇明御極統一海內隆丕基於億萬斯年皇帝寅畏
上天夙夜匪懈百神之祭尤注淵衷玉音若曰惟鬼
神福善禍淫功用罔測默贊於我皇猷凡厥有位宜
敬崇報故自郊廟迄於中祀鑾輅必臨躬行薦裸所
在祠祭則各命有司而廟額神號務必從古質尤慮應
祀而逸也特勅禮部咨詢方鎮舉尋曠典俾無遺失

此漢閩越王歲時祀事所由復興也王諱無諸姓駒氏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少康封其庶子無餘於會稽以奉禹祀於是始有越國之名後二十餘世至勾踐為越王又六世無疆為楚所敗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公濱於江南海上王蓋其後也上距無疆為七世秦并天下以其地為閩中郡及諸侯伐秦王率兵以從秦亡復佐漢滅項籍高帝五年以功復立為閩越王王故地唐大中間始建祠於釣龍臺山之西騰英厲響久著靈蹟水旱兵疫邦人祈之無弗應者宋宣和二年封鎮閩王賜廟額曰武濟提點刑獄俞向撰廟碑紀靈異甚悉歷勝國更封真君入國朝來有司弗舉成曠典者十二年矣洪武丁巳詔以儀鑾使江寧葉公茂來為福建布政使公敦本務實治民事神咸極誠敬莅事之明年政務畢舉神人以和尤慮祀典弗究無以稱上意乃延父老慰詢郡祀始得神之本末適時告旱公因率僚佐左參政唐

公俊及莊往禱祠下齋潔虔恭顧瞻如在工祝駿奔
執事有恪維時靈風襲衣紫烟飛繞陽舒陰歛天宇
清肅精氣昭明發揚動盪有赫其臨者焉祝告之頃
陰雲倏興甘霖沛靈貺斯答益信所聞由是僉議
即具靈跡達於中書下禮官議從神故封稱曰漢閭
越王之神遵新制也於是藩翰之臣咸相喜忭時則
有若都指揮使滁陽趙公圭都指揮同知和陽王公
誠提刑按察副使於陵王公璉同誠協恭以十二月
壬寅祇易祝號式新祀事於以昭上德於以揚神休
使邦人父老知所尊重於乎閭在古為百越文身之
地至王以神明之胄居之故能乃心中國從諸侯兵
路秦薨楚佐炎漢成帝業策勛盟府顯受王符三山
磅礴之氣為之增壯自時厥後漸摩風教用夏變夷
馴至唐宋之世篤生秀民或立言垂訓或為世宰輔
蟬蛻荒服之習澡沐鄒魯之化者王實開之按祭法
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然則公之舉曠典神之服

休命孰不曰宜哉知福州府藁城董彥哲暨其僚屬
咸願為文刻石示久用敢序其梗槩系之以詩俾邦
人歌以祀焉其詞曰炎荒之隅閩海清赫燦照耀光
郁紛維王奕葉神禹孫首驅虎豹鋤荆榛奠此荒服
保黎民幹旋機軸轉化鈞謳歌來歸赤帝尊鍊騎汗
血趨崑崙崙手扶烈日開冥昏彤弓旅矢昭殊勛草木
衣被生陽春漸摩風教俗以淳秀民提拔宣人文甘
棠蔽芾森若雲奕奕遺廟今尚存歲時報祀羅酒鐫
於薦蕙肴香苾芬翕張造化
參乾坤神靈赫若扶桑暎

司馬堊武庫記

天下久安長治之道其要在乎備之能豫而已夫安
危治亂相承猶陰陽晝夜之所不能免者惟思患豫
防得其要則庶乎其安可久其治可長耳福建為省
陸有大小絕巘深險聚疊如堆螺聚粟然不可殫紀

水有南溟巨浸環薄福興泉漳四郡之外浩瀚溫滴
茫無畔岸而海舶出沒乘風簸掉瞬息千里莫可繩
束故其民之長澗壑者多頑獷邊島嶼者多縱肆防
察撫摩少有不及則昨畔援螳怒蟻聚曾無難保
者是其預備之道亦在乎城池堅深儲蓄充溢士卒
練習器具犀利而已御用監太監東廣陳公自奉朝
命來鎮茲土惓惓注意於此常念城池儲蓄士卒皆
已就緒獨軍器一事雖成造有法蓄積有餘然武庫
未建往往寄頓他所不徒易以朽腐而扃鑰不時典
守不一殊為闕典乃訪求城中得隙地於北隅越山
僧寺之側負陰抱陽高明閑爽而山川迴拱氣象雄
渾建置惟宜乃會同巡按向公暨若三司條請於朝
既得允旨爰檄藩司出羨餘若干市材鳩工經始於
弘治辛亥春正月落成於明年壬子十二月其督工
終始雖專委藩司經歷簡文等而斟酌量夫役之勞逸
綜理錢物之高下規格擬裁一皆陳公勞心積慮之

所及焉其制為庫屋三所為間惟九總得間二十有
七中為廳堂以為收給者臨泣之處其間為五兩傍
翼以廂房其間為六厠庫為房各三間而從以小屋
如其數周圍繚以崇垣為丈一百四十有奇而中建
內門以嚴呵守其間為三左右列屋高不及門四之
一以便下人憩息者為間十五去門左數武有亭翼
然以樓記石復繚以土垣為丈八十四有奇而復總
為外門三間且於門外甃巨井以便汲焉於乎古之
人其於治天下國家也炳於幾先而凡事必豫如時
未沍寒而衣褐已具時未旱澇而倉廩告充雖事變
或出於倉卒之頃意料之外皆可談笑處之而無有
不定者惟是道不明人皆憧憧齷齪以營救目前瑣
屑之務為能訐謀遠猷一切斥去不用此其所以言
治之難也今是庫之立真可謂有得於古人預防之
遺意哉雖然不特此也向之所謂頑獷縱肆易以螳
怒蟻聚者其好生惡死之心固與人同耳使其覩此

武庫巍然屹然雄偉壯觀而兵甲干戈霧滃山積其非心異志將不於此而潛消默奪耶斯又理勢之所在于未可以言喻者也予恐後之人不知以此為重而或致隳廢以負陳公與諸公今日惓惓之心且又不能不慨然有感於治世之道故於承公之撫謙盛德徵文以記茲役也備及之

林瀚還珠門記

門以還珠名者復古也是門當薇垣前數百步上為樓臺闕其下分兩途屹立闕城通街一方之鎮係焉郡志載其為五代唐王審知所創初名龜頭意與歸投者音合圖維得衆所見一何陋耶逮趙宋撫有天

下僭偽削平大中祥符間嚴辟疆以待御史出治吾福更曰還珠蓋取漢孟嘗守合浦德政所感去珠復還之意故以是名焉後八九十載政和中黃龍圖學士裳兩知是郡因其頽圯而一新之名猶舊也大抵

望海氛觀民俗敷宣德化以安黎元後先一轍耳至
成化丁酉間燬於回祿維時方伯李公嗣錢公璉相
經畫重建翰林學士四明楊文懿公守陳記之更署
曰鎮閩臺弘治甲寅正德戊辰上下三十餘年已三
罹於災矣蓋其飛簷聳棟雖極工緻而延燎易及識
者病焉辛未春錢塘陳公珂以閩觀察使兩轉大方
伯於薇垣視篆未幾百廢皆舉而此門樓實案藩司
昔謂重譙雙門出入經之尤所先也爰捐俸募工伐
木採石經始於是歲之季冬官不費帑民不勞力越
明年壬申仲夏告成址度廣輪並如昔不增但夾以
高垣塹以堅甃通以閣道四面明櫺洞達無構檻節
稅之華前後扁三字公親筆也宏樸渾堅可壽悠遠
他虞釋然矣於是方伯白公圻大參王公子言孫公
燧少參鄭公毅彭公夔僉謂公之斯舉上追千載之
規而鎮俗安民用心尤密有出前人意表者奚可無
文垂諸不朽以瀚邦人也因猥及之竊惟門揭還珠

者取辟疆舊名非公獨見之明亦曷克復古人之制而白古人四百年後之心哉況公位望之隆撫一方而藩屏王室非若孟若嚴若黃所可班者故旬宣於是邦也以公而明以勤而慎以寬而粟以正大而魏然具瞻則一門之蹟奚足以多公也如郡邑廟學祀典神祠譙樓堂宇以及先世諸大臣門閭凡有類敝罔不命工修葺完焉公之宅心何溥耶茲之一舉則專於復古而思患預防匪直為今民憂其為後民憂也深矣閩人感公德化仰觀門名寧不革薄從忠思還前古之淳風也歟昔黃龍圖去此進秩尚書為宋名卿公豈下於龍圖者哉不日進位台鼎秉鈞軸調元贊化試舉而措之則我朝盛治還唐也還虞也還夏商周也公之大勳業予尚有望焉還珠復古特一事庸記斯門繫庶民千載之思云

林瀚歐陽公河記

正德丙子福寧州庠士孫賢黃子厚奉其師林州博
汝松書謁予曰州治環城有河東接赤岸海潮西引
王巖溪澗附郭腴田資灌溉者無慮數百十頃而帆
檣之往來通焉州自為縣時舊制如此近數十年隄
岸決於洪水河流塞於沙石而濱河愚民爭為桑麻
之計以致海潮壅而不通田病於旱舟病於涸久矣
有司雖嘗疏浚率因循簡畧非經久遠圖也歲乙亥
歐陽侯嵩膺簡命來守是州力任其事爰咨詢載
籌載度上策於按閩侍御胡公文靖遂自金臺抵南
門界地分工開浚缺者補之壅者通之狹者廣之障
以木柱織以篾竹植以榆柳長計一千七百餘丈濶
二尺五寸有奇深一丈五尺通行有四橋啓閉有三
閘防守有常役而城南復開月河以停舟楫經始於
是歲冬十有一月明年春二月功成民不告勞財不
妄費而商旅通焉農夫樂焉一州無窮之利澤在此
一舉敢請記於石子間而歎曰侯之為政其知所先

務哉周官掌故之職專於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以利國也蓋水利治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倉廩充作不然則禹之政亦神矣何孔子稱之獨曰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乎哉昔文正范公興太湖之水利而廟食於東吳文忠蘇公開西湖之水利流澤至今民以蘇公隄稱之孰謂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耶侯字汝中江右泰和世族以辛未進士出宰蒲田俄以廉能擢今官明敏剛毅為政持大體即是舉可以占其餘矣

林瀚道南書院記

道學復明於宋起自西南而行於中州其後也復還於東南蓋天示奎文以開有宋一代文明之治生周子於道州營道縣歷四葉天子以明道紀年是歲明道生於黃州之黃陂明年伊川生大賢所生其地其

時皆不偶然也二程侍其父大中公宦遊南安周子適官於是承父命從學焉是則道學之興其始蓋自南也程子既長歸北方乃以其所得周子者教河洛之間一時南北士多從之遊南方之士其尤著名者游與楊也游之別也程子未嘗無贈言惟龜山先生之行特發為吾道南矣之嘆所謂南者非道始之南也道終歸於南也嗟乎先生之歸豈但儒道隨之而南哉曾幾何時而世道亦從而南中原遂淪於殊俗雖以嵩洛間人亦不復知有程學幸而斯文道脈中興於南朱子者出斯道乃大明於甌閩之間使天下後世知有聖賢全體大用之學帝王大中至正之道萬世行之無弊者其功大矣後之人推原所自咸歸其功於龜山先生蓋以周程二三夫子發明孔孟不傳之秘於絕學千五百年之後演斯道之脈而延之俾常行至今者非先生之功而誰功傳曰道待人而後行當宋運中否假饒世無先生則無朱子矣無朱

子則周程以上所傳之要堯舜以來相承之緒必至中絕其所闕係豈細故哉是以尚友古人者不徒論其世而必表其地也謹按先生自五世祖來居將樂初師程伯子於潁川繼師叔子於洛得道南歸以授其徒羅仲素仲素之先豫章人也避難來居南平後徙於沙仲素於楊門獨能任重詣極以所得河洛之學授其同邑李愿中而朱子淵源實於是焉出是三先生者皆劍產也而朱子亦生劍之屬邑尤溪夫以一郡之狹四邑之小二三百里之近百年之中乃有四賢並生於一時上承下啓以延千萬年道學之脈其地蓋視東周之鄒魯也昔孔子生於魯當成周之既東乃欲興其道於東方蓋謂魯也然而竟不得如所志惟以斯道傳其徒魯參以傳聖孫伋伋傳於鄒孟軻氏後世稱斯文之宗必曰孔孟稱文憲之邦則歸鄒魯云方宋盛時孔孟之道大行於河洛之間是時猶未南渡也先生歸延平程子已謂其載道之南

其後果有羅李二先生繼先生而起以傳其道集大成於朱子今天下家藏朱子之書人習朱子之學夫孰不知其淵源來自紫陽而聚徒講校於考亭雲谷之間以發揮程學上溯孔孟之傳抑亦或有不知劍浦之濱九峯之麓乃朱學所從來之要會者矣苟非當路君子有以表章之夫孰知其然哉鄱陽蘇侯章早習程朱之書以明經登進士第歷官郎署來知延平府事慨然欲推所學以見於行首以化民成俗為政恒以為世之論道學所興之地必曰濂洛關閩八郡而分上下茲郡實居上下之中西與建境其西之趨會府者沿劍津而下東與福境其東之朝京國者泝劍津而上或往或來何莫不由於斯閩中所產士以朱子為第一流人物而閩士所建立者以重明道學為第一等事功延平為郡雖僻而小然其所闢係甚重而大如此非但有光於閩八郡也於是與其同寅通判府事應元徵推官王鐸圖所以厚報祀而

大顯揚之者僉曰三先生於南沙將樂舊各有專祠近又於郡城北隅合而祀之毋庸致力矣今吾儕新構公宇以為朝命重臣駐節之所甫爾告成而未有名稱盍揭道南二字以為書院之榜以示八閩士民與夫四方宦遊士大夫凡使節往來及以事經行者俾知茲郡為道學重興淵源所自之地不亦韙與侯曰然使价來求記於予予既推原斯道所以南之故及其書院所以名者如前又為記其規制歲月云書院在府治之東廣丈十有一長十有七前為三門後為廳事中為堂最後為燕息之所前後各六楹並翼以兩廂通環以周垣經始於弘治壬子春其落成則是歲之秋八月也

黃仲昭重修三山城櫓記

三山古閩越國自晉置郡歷代皆為藩鎮重地其城郭之設蓋已久矣考之圖志閩越故城在今藩司署

之北里許晉太康間嚴郡守高病其隘且險因圖山川形勢咨於郭著作璞璞指一小山阜使遷之即今之藩署是也唐中和間鄭觀察鑑因拓其東南隅是曰子城及王氏據茲土復築一城環子城外是曰羅城尋增築南北夾城而吳越錢氏又增築東南夾城是曰外城宋興詔悉墮之熙寧初程大卿師孟始據舊子城脩復遂拓其西南隅至咸淳間又郡外城增築焉元時復漸墮廢至正甲午陳平章友定稍繕完之洪武辛亥駙馬都尉王公恭增砌以石六年福州中衛指揮李惠等重加修治併建樓櫓周而覆之城高二丈一尺七寸周圍三千三百四十九丈凡為門七平山樓一水閣樓五窩舖九十八滴水臺閣樓六十二串樓二千六百八十四間周圍池深七尺五寸長三千三百四十六丈內北一段連山不通水源者百有四丈古傳云龍腰山不可鑿也成化癸卯六月庚辰闕大風雨敵樓戰屋併守宿之舖摧毀殆盡門

樓雖僅存亦傾欹敝漏寢以不支時御用監太監順德陳公道奉命鎮閩慨然以興壞起廢為已任顧役鉅用艱不可煩民也因會巡按監察御史新安汪公奎暨方岳重臣會計而規畫之謀既協乃下令借卒於閑羨募匠於傭僱取材於商賈之勸分斥費於公帑之餘積凡既備矣遂漸次繕理悉復其舊而堅緻牢密殆又過之始事於是歲七月越二年十月畢工三山父老咸喜大功之成而役不及已也爰走書屬仲昭記之竊嘗觀諸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則城郭之設聖人所以備豫不虞者也人徒見孟軻氏謂地利不如人和遂以為城郭非為政者所急殊不知人心雖和使無城郭以扞外衛內則亦將何所恃以為固耶孟軻氏之意蓋謂必得人心然後城郭之固人為之守非謂專恃人和而無俟乎城郭也然則君子之為政固在於和其民人以立其本而城郭亦豈可少哉陳公豈弟文雅藹然有儒君子之風其鎮閩

也愛民好士節用省費是固有以得民心矣又以為城郭所以衛民有不可緩者而汲汲以修治之如此可謂本末不遺而達為政之體其度越常情遠矣哉夫為政而心乎安民為難安民而復為圖久遠者尤難所圖既遠而得後人勿替引之又難也今三山之民既幸得公以安民為心又幸為完其城郭為久遠計皆可以無憾矣惟其欲後人勿替引之則未可必也仲昭故不辭而為之記既以著公之功且以警乎後人成化乙巳十一月

林俊十德堂記

合一十一公為一圖紫執笏中立者睦州刺史諱披緋執笏降左立顧若語者端州刺史諱輩紫執笏又左立若聽者江陵府使諱藻緋執笏降右若前行者橫州刺史諱著紫反笏又左若平立者韶州刺史諱

薦紫執笏又右若偕前者通州刺史諱畢緋卧笏又
左獨下立者邵州刺史諱蘊緋卧笏又右步橋左者
循州刺史諱蒙緋卧笏又左隱松間者福唐刺史諱
蔣福唐尉諱攢皆烏紗帽烏布鞞大帶尉而上鉞尾
皆鏤金雙鐶服飾樸古博袖寬腰倍齊橫緝無辟
積無殺縫領即以束頸無中單方領鞞布文若襪履
而異唐制刺史上州從三品中州下州正四品尉從
九品二品毳冕七旒五章紫綬四品絺冕六旒三章
青綬朱襪赤舄公事則朱衣素裳革帶雙珮白襪烏
皮履九品青衣纁裳革帶公事青衣以後三品服紫
金玉帶銙十三四品服緋金帶銙十一九品服淺青
鋤石帶銙八要與圖不類意復有常服歟圖故江陵
喬孫訓導品公所藏筆力神健絹寸剥無完要之數
百年物它無深論也舊位為國俊序而合之圖九牧
紀盛也圖睦州所自出也圖尉賢也賢父子則圖賢
兄弟則圖賢叔姪則圖圖江陵閩破荒進士林世科

之始也鄧州及尉忠孝擅聞林世業之始也則十一公也以十德名仍吾林之舊也趙丞相諱梟九子皆賢時稱九德之父十德之門林之盛之始也仍舊名互見也且曰十德九牧之父子九牧之叔姪踰其數無害其名猶望後之賢子孫踰其數無害名九牧也蓋亦多矣有並賢以顯如是者耶真影千百年皆存如是者耶因舊名附新意可合以圖無忝如是者耶林之堂皆所宜有也抑深勸矣父者曰其母負是父子者曰其母負是子兄弟叔姪者曰其母負是兄弟叔姪嗣德象賢濟美圖一大機也嗚呼林自少師得姓至林丞相大盛睦州再盛裔是而盛亦屢矣一門之內容或未然者其可無責乎嗚呼式克至今日休亦惟吾林之慶弘治己未七月望日鄧州二十二世孫俊拜記

林俊遷上杭縣學記

澤宮之制古者擇國中勝地築宮陂水為居業行禮之處掌以三老故士知自重相師成德相觀成性相勵成學居一鄉而名聞天下天下望治焉故曰學校賢士之所聞教化之本源也汀之上杭廟學宋乾道始建縣東也嘉定再建又東嗣是修建徒勞訖無寧歲地卑而水患數也嘉靖癸未憲伯王君俊民主遷議偕侍御邱君道隆相鎮龍吉址擇才授事復侵地拓新基令長王侯世熙職其事丞簿文學相馬董以郡丞楊侯太古而議可於巡撫聶君賢簡君霄徐君州也贊成者督學邵君銳也僦工庀材兼毀淫祠佐之未足輔以公贏位序顯嚴景象壯麗崇正而闢邪寓焉既成屬丁文學冕請記夫士之於學猶農之於田農終歲勤動不若士之安且習也而稽其所至士之得道殆不若農之得歲蓋彼為一家計而此為天下計私與公異爾私則專公則泛故雖舍焉與居業焉與習樞趨焉有堂瞻依焉有廟玩惕歲月往往有

之農有是謂之惰農沉學聖人之道者哉且夫學也者道也廟與學也者器也如舍道而求諸器未矣然歆發感動之機有神而化之道閩蜀鄒魯歸美興學潮士文行亦推本於擇師斯憲伯所為杭士倡也抑新學而不新士則猶未學也發聖賢之響以樹烈於海內人士均有望焉杭可不於是而亟亟哉

耿定向重建貢院記

閩貢院肇宋元祐乾道間國初在郡庠北成化辛卯遷藩司東北隅諸堂寢廨舍樓臺多正德己卯重建者萬厯戊寅春火歲支干才一週豈維新會耶先是藩臬諸大夫詢謀經始而侍御豫章教君鯤銜命至適當主賓興奉簡書惟謹檄下有司謂規制宜法扞蔽宜肅於是西拓址五十尋徙堂基三十尺鳩工程材以是歲八月興事越明年六月工竣中為至公堂內為衡鑑堂東為監臨臺西為藩臬署為所凡六中

為明遠臺四隅為瞭高臺其校舍則易板以甃覆之
无其數增舊諸庖湍咸具重垣峻墉自簾以外間之
內胥煥然鼎新云受功時余嘗偕教使君登明遠樓
周環四顧視諸匠梓墜者茨者巧者墁者汲而鑿者
並手作日亡慮數千百人計費帑金七千緡有奇因
相與咨嗟嘆曰國家所為求士計者何若斯重哉吾
儕咸由此進而不一繹思豈夫耶且士自束髮列黌
序已復其身高等者餽之三歲一比此中費當幾何
卒養千百人而致一人也由此進上公車則有司豐
饗飾幣樹坊表資計偕即一人計之又不知幾何矣
夫逆旅之人授之壺餐篤耆者終身德之不忘士初
與齊民齒耳諸費資咸齊民胼胝拮据萬方苦辛所
供者而一旦取為諸生費國家意指何以哉誠思之
當不忍重負矣雖然士惟不自負也而後能不負國
家士負國家者終自負也已余頃行部初經中立康
侯愿中仲晦諸賢之里式而低徊者久之或指其祠

墓所在必惕然思諒諸人士有同然也過蔡章輩墟墓乃哀憤然仇視之不顧而唾度其裔胄有存亦羞祖之此何以故哉其思其歎不在名位顯晦間矣諸人士重思之由此洊躋崇臚當審所處即不偶而困滯此中猶有所自樹也陸敬輿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士誠有所樹即顯晦殊軌均之為不負矣彼負國家與自負原所學者蓋也閩人士尚早辨哉

馬森澄瀾閣記

古人體國經野必先水利重民食也粵稽大禹盡力溝洫孔子亟稱焉有以哉始閩福郡城外築三湖疏渠通河隄陂橋閘立水準丈尺而謹司之法善而利溥也史載晉嚴高鑿治以為蓄洩蓋以郡東西鄙皆受西北諸山之水又合而東南注逆江海之潮經畧不可緩也早乾水溢藉東西南之湖深蓄以灌溉高

田連堰隄圩之障堅崇以不淹低土備旱澇而兩利之為謀至深遠也宋南渡間漸多堙塞趙忠定公汝愚疏陳興復而修治之沿湖威武堂故址臨水建閣題曰澄瀾蓋知重諸湖之瀦矣厥後南湖首堙民塞而盡田之東湖繼亦土作又矣西湖猶僅存十之三按梁克家三山志猶云時溉三邑民田至一萬五千餘畝先可知矣若今之故址能有幾哉官取魚租陂池盡廢遺失古意久矣按察使龍灣徐公中行因湖中故墟芟而闢之建閣其上接前迎恩亭而橋之以登眺焉郡城中外四望一覽仍舊名曰澄瀾閣謂余曰此趙忠定公所題也請志之余曰噫嘻有心哉茲建乎夫湖水之聚也瀾水之湍也湍急之流而注之則必其所蓄者大也湖寧止此今民田不可復為湖矣有不可度汙下之曠土而因之以興利邪龍灣公先守汀越數歲來副閩臬轉藩參按察使心存漸被故序郭子長集特重其水道書五通以闢於閩者

大乃若茲構非義在存羊歟夫為田本高於江海勢也而為湖必高於田乃有盆故高築圩岸以防潞使暴漲無容入廣隄湖以備旱使浸澤有所洩此古人治高田低田之法大約莫詳於此者則湖利如之何其不講耶登斯閣也覩斯名也睇瞰川原明審通塞當必勃然興念詳故實而相度地宜以次第舉之耳今大中丞惺菴龐公保釐方殷下令疏濬內外河渠此已為之兆也後有作者烏乎能已若曰以壞敗民田廬為病則有宋蘇子瞻錄進單鈔吳中水利書之論參以閩土水勢而酌量之或亦是一左券也

馬森籌邊樓記

福寧為七閩濱海之奧區本屬內地今樓以邊名者謂在閩藩東北鄙也其樓高拱東南隅臺上可坐見海上形勝出壯猷故曰籌邊云夷考州城始創於洪武初年繼而江夏侯周公德興因置衛撤城東壁里

許永樂間御史韓公瑜以海寇增築四門月城高城
壁深濠塹至成化始陞州迄嘉靖又東西拓焉雖皆
為一時防衛之具而險要未詳蓋倭夷負海出沒一
犯兩浙而東北下既薄州之東南境矣嘉靖已未倭
由田間道入寇據我東北河嚆上原可監也隆慶改
元夏按察使南海喬東陳公以藩參來署分守閩城
指東南陬曰此海寇之衝也宜設險以為捍遏計居
無何而公去今藩參泗洲月渠李公來鎮是土達觀
州城所指要地先後符合議建樓於敵臺之上嚆故
西城廢址以償工費取其土石實臺又捐俸金以助
不給於是州守平湖陸萬垓任事惟虔益以俸贖而
同知劉復芳判官梁泰吏目鄭良佐李萬茂各助俸
有差守備徐尚明令戊卒昇石負瓦甃村氓荷鋤簣
曳大木者爭先創於戊辰仲夏迄於己巳仲冬間以
農時輟者凡六閱月而樓偉然告成事省而功倍未
有如斯樓之役者也樓外閤衍兵械可容臺外深池

設險為固稽海道所入若松山鳥嶠沙埕激怯諸港外及閘門要害咸在目中可豫為勝算而境內東南亦藉此補缺以萃淑氣則公之是舉也固經世安民之一道也若樓之高廣丈尺臺之廣袤高厚俱詳於州人盛助教記中不再書

馬森鳳岡劉氏諸賢祠碑記

劉氏諸賢祠祀宋名儒劉公彛康夫藻砥礪五先生也永樂間當路肇建於懷安邑鄉之八都豈以近里居而追崇表章樹之風聲哉初扁名賢祠督學潘樸溪公改名諸賢祠宋陽山公二山公龍灣公僉議著之祀典每春秋次丁委官致祭蓋自萬厯二年始也夫聖賢之生弗偶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唐虞三代氣運隆升應期而出至孔子時降世異故不得位而但與三千之徒大明其道以詔後世

孟子沒而學絕周濂溪崛起得不傳之緒於遺經以授二程吾閩楊龜山載道而南其一脉所宗者羅豫章李延平視當時諸賢較著朱晦翁則集諸儒之大成濂洛閩閩並稱天下萬世宗之固鄒魯乎濱海者也楊羅李朱皆延建產也其在福則有劉氏諸賢銀青光祿大夫彛從胡安定學居官多治績召對以正學啓沃著七經中義百七十卷明善集居易集各三十卷水經四卷及註禮記大全奉議郎康夫從周希孟學著志述二十七卷秘閣修撰藻公從羅豫章學以孝聞於朝賜粟帛並名其里為錫類著禮書易解樂昌令嘉譽從李延平學迪功郎世南從林拙齋學與呂東萊相友善父子潛心問學蹈義秉禮為斯邦敬仰砥礪中神童科從朱晦菴學嘉其篤志授先夫太極圖傳嘗言履之兄弟可與進德以時禁偽學弗仕著王朝禮論語孟子解子价從黃勉齋學克承父志是皆賢人也而並生於一門世豈有盛於此哉是

宜祠而祀之然所祀止五賢尚遺其三初議或未之考耶程叔子謂無善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之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然莫知所之是可見澤在當時終不若繼往開來為扶世功大也若劉氏諸賢究其所學皆足以羽翼夫道統則固不可謂之非真儒也是故既崇之學宮列之道南書院又專祠特舉秩文祀典如此其詳悉有以哉今撫龐惺菴公因前監察臺雙江公曾豎華表題曰一門道學既兵火復申題之屬予為之記云

李思誠重建按察司堂碑記

閩之有臬司也其地肇於宋沿於勝國迄於昭代從國初以至正德間屯方別署設規景平水臬而樹之基自前門中堂左右衛分司以至茶庫幕賓胥吏之舍皆以時造辦相繼就緒是諸君子所任開拓之力

也越數十年而有隆慶之壬申又越數十年而有今日之壬子載葺載營欹者扶之麻者墁之鞠為草平為林者增之黃閣自洗者髹之簷之煥如也又秩如也是隆慶與今日所任修飾之力也夫開勑自正德前更數十名公時成其一二其為事省矣其為力易矣今名為修葺實撤而新之其為事搶攘矣其為力難矣緣圯形久成不以時鳩治徒玩日愒月為風雨所侵薄雀鼠所盜殘一朝傾覆蕩然皆朽曾不收尺椽片瓦補苴之用兼之公私若洗物力告訕至煩撫臺丁公按臺陸公主議而大參石公戴公學憲馮公僉憲呂公贊其成大參崔公陳公與予皆晚至而共佐助之幾費合省金錢一千幾百緡改歲而始報成則又難之難者也其詳具學憲馮公記中不具論惟是在閩憂閩惕然願有言焉夫曲欄芝栢戟簪而紛多者乃蔽大江而下之材也四維九隅岵岵而相枝者盡九龍黃華之土石也其疑黝疑丹星煌而電爍

者皆綠水之形色也舉背受事因高平下手戰足跣而不肯息者乃盡東閩西戶之氓也夫不辭其難而為此舉者何曰吾以張吾地也蓋按察古連帥觀察任也其職主於飭紀綱齊憲令警吏治詰戎兵外以察祲氛於海上而內以杜奸宄使桴鼓不得作以與吾閩休息今閩何時哉良冠跽我與國此其為封豕長蛇不難而摸金番禺之人利其旅布兼贏縱吾貨而外市以使我中餒即予職鹽屯而利半侵於豪大家幾不可問至於左足之地千里無烟排林咽日攢嶺吞雲而萑苻子跳踉其間方且為猘猪鑿齒度吾民於儿上而食其肉則需此治也何不為此司也其殆以瀚海為垣以革山為壁以銷鋒淨鏑為牆壤以滌蠹鋤奸為屏薄以象魏為黜堊又以明廉公肅為棠桷匪徒材木瓦石丹碧之縱橫而已不然彼前數君子者何以力任勦而今何以力任修假令無一奇一策備豫徒蒿目於海波之震盪而束手於緩急之

無策終日持尺一戴法冠為一二菜傭發之憤而梁
竇輩耽耽虎視侵牟皆置不問其餘依山憑谷雨嘯
風噪者又往往翫吾法而見賞計無復出雖取一二
度閤文具霍霍焉粉藻之而薙刈之是亦治之大不
振也已不將有愧色歟故吾於其難而底於成也仰
而喜俯而思語有之幾者事之萌也圖於其早則易
需者事之賊也揀於其晚則難古今得失之
林大較若此茲堂其小者也蓋可忽乎哉

李思誠重修福州西湖閘記

福城之西為湖十數里接北閩通南港蓄水溉田計
一萬五千餘畝濬於晉之太康湮於五季復於宋則
趙忠定之功也予奉勅來視水利則久為豪右所據
種魚以牟利矣詭名受稅奄而有之致啓閉不時蓄
洩失度閘地人春多雨當畚鍤方興之時而水且溢
人不勝溯洄之災至夏苦旱當桔槔欲施之時而塵

全相吹曾不收涓滴之潤昔西門豹治鄴蘇端明守杭皆疏鑿以垂永遠乃千百年古蹟為萬井所仰賴者竟扼於狐鼠之輩而廢不講令熬磬憂旱滯也豈不惜哉熊思誠洎陳匡左二公相繼抓搔其事比去而寢閣如故予趣具牘行之議改里排輪佃夫里排豪強之隱名也議增稅給業夫增稅侵漁之詭計也予決意力破浮說悉蠲夙弊時方暮春耕事良迫因捐貲屬陳幕史日夜併工修南北二閘置鑰下鐐令環湖而田者數百家為甲鱗次司禁太濫則啓而泄之稍平則閉而蓄之猝遇水旱庶其有濟乎復與金邑令合議舊所輸臬司公費銀一十七兩有奇悉與捐除以湖歸官以湖利歸民即諸豪臨淵之美難以藉口矣此告竣而復有以漁取稅額之說進者夫朝三暮四其說稍變則湖猶豪之湖也以種魚而橫奪於前以取魚而巧擅於後政復何異且山林川澤之利弛以與民王制昭昭何貪此小利為語云興利莫

若公去害莫若盡謹勒此
以告後之來者其許我否

鄭善夫復福清縣祥符陂記

嘉靖元年春正月福清縣復築祥符陂夏四月陂成
始興水利也閩八郡其四徃海民之半鹽魚以生福
清土益鹵海盆患其田下下不蕃粟稷而蕃人故四
人外恒給十之七八馬宋祥符中令郎簡相土可田
者得五十頃而餘相水可瀦者得三十里而餘於是
乎疏請截江而堤廢民居百浚達而渠之引源於石
湖之嶺導而界江瀦奔殺悍東抵於旗西臨於玉融
南循於五馬北極於玉屏之隩所跨遵義永福永東
西文興凡五區轉瘠却鹵田化而上以始自祥符故
曰祥符陂蓋噩乎其浸也洪武二十三年陂決文興
潮殺稼越正統七年邑丞陸忠復之正德十三年陂
決南臺大娘垠潮復殺稼民至是大澈明年海虞陳

侯迨來又二年下令於邑中曰余爾牧也忽視爾敝
敝令與爾復而陂以簿楊俊受稽畫曰而往監之凡
田頃出十夫十頃出百夫約畝受方力宣勤沈以
巨衝實以砂黃由是荷鍤執畚四人雲至量日齊工
乃湮乃防田峻報程餽夫走餉甫三月而告成績由
是變腴數膏候氣執成江有恒流歲遂大有繼自今
即有災肅罔悠患由是鰥老黃孺呼忭歡躍舉曰陂
之悠悠樂且有秋微侯之載齊民其無瘳由是某某
來致衆情請永憲於石水利裨荒政者也程伯子之
上元朱晦翁之浙東塞決堤起湮堰古則王政也而
時慢之侯今之舉無軼代論世哉侯起甲科令海邑
毅斷神察大宜厥官比其政之一也余知侯故樂叙
其績云

鄭世威長樂縣築城記

長樂即古新寧唐上元初遷置今所東北界巨海南
界福清西北界閩縣又西界永福北界連江腹裏為
邑不城不隍民固帖然狎於農桑鮮識兵革洪武間
命治沿海諸衛所為備倭計未始議城吾邑弘治庚
戌上虞潘公府奉例始成之規制弗稱久之寢頽而
四境寧謐無事防守先後還數百年於茲迨嘉靖壬
子島夷寇浙東而黃巖赤城之間告變旁午於是提
督閩浙軍務太倉思質王公忬屢檄城事而邑之士
民罔即應命上之人亦狃於其故而執議弗堅也旋
請報罷乃思質王公軫念吾邑震隣之懼諄諄然力
主其事謀諸巡按侍御邢臺王臬趙公孔昭暨藩臬
守巡諸公僉謂長樂宜城檄下我邑令詹侯侯乃顓
衆咨諏款諭上意士民始躍然用命侯上其狀報可
於是議財用峙木石相基址量工命日事事貲費悉
出自公帑募游民而傭之四方利若直者繼至雖坊
里各役一人人各轄一區不過稽其成而已城高若

原各丈有奇周一千四十丈設水關凡五上環雉堞
旁闢四門重屋其上南曰陽春北曰拱極東曰鎮海
西曰清江又西南便民門曰平政始於是年十月迄
逾年甲寅七月工不愆素民不告勞而城成焉侯謂
邑之大事不可無記乃率士民徵言於余余惟設險
守固重門禦暴古先哲王保邦之道所不廢也即四
方平定不可無城況去海最邇而浙東前車之戒又
宛然在目者乎方今全閩無恙刁斗未聞車轅諸當
道為民捍患亟議徙薪而詹侯又能祇承德意作我
長城先事之防蓋屹然金湯之固矣夫經之營之有
似其城繫我公之德撫字之保障之庶民倚賴之繫
我侯之德後之莅吾城者仰其德必思所以濟其美
外患既殄內政益修而信孚而守固庶幾熙熙然復
見海濱鄒魯之風詎非今日訐謨偉烈有以貽百世
而不泯者歟侯聞之矍然曰某也何敢當唯王公之
德斯民之力遂立石於清江之澣書其事之始末用

垂永久云侯名萊浙之常山人丁未進士時
僚佐師實及諸所相厥成者併列之碑陰

李東陽漳州府進士題名記

科目之制中選者必揭名於榜榜不過一再揭又刻
名於梓以為錄則傳之四方顯且加久而進士科尤
重則又刻名於石樹之國學以示後世其顯且久蓋
倍蓰焉國家之重科目如此若四方郡縣人材所自
出地又以為國家所立石非觀國游學者不可得見
乃或倣茲遺制立石學宮使凡天下之生於其地游
於其學者皆得知科目之為重是其名與國同久而
其顯也抑又甚焉然此特有司之事不著於令故科
目之士恒有而茲石不恒建惟文獻之富及政制之
周且密者則有之漳州府有六屬縣縣之附郭者曰
龍溪士多龍溪出六學之舉鄉貢及進士者科不乏
人有司彙其名氏題於府學之壁自始題至續錄聞

若干歲矣吾友姜君用貞來知府事觀其學宮見其粉墨剥落寢不可辨乃罄巨石刻其名以府縣分列以科舉年歲先後虛其下以俟續刻者寓書京師屬予記予惟國之於士也非獨富貴其身而又顯其名故在鄉選有貢士之名在甲科有進士之名天下之名為尊官顯爵者未嘗不藉此以為重及撫名責實臺有評省有覈周達無滯者名能官潔清不汙者名廉吏守節不撓者名忠臣而其大者則紀於太常書於景鐘藏於金匱石室天下之所謂名者至於此而後定則官爵皆不足賴沉科目乎夫科目之設將以求賢才為天下用也賢才非天下所常有故歲計之不過數百藩計之不過數十而鄉計之不過數人於此之中求所謂廉能忠節之大蓋一代而不數見也故為士者非徒榮名之難而令名為尤難此石雖久未足賴以為重也況有貪汙邪佞者出乎其間人將顧指而議之耶夫士而不能為官為吏為臣不可以

名科日之士人而不廉不能不忠不可以名為人由是言之則無俟乎作養傲厲之政亦可以興矣而況有作而微之者耶漳大郡其自科目為尊官著偉績有茲石所不能載者而其名固在也使後之論者求之金匱石室間則茲石也不益為科目光耶若筌蹄經史梯航科目惟茲石之為慕則其自待於世亦輕矣姜君嘉興人與予同舉進士廉能有文章其在漳救荒除盜尤以進鄉俗作人材為務非徒為善政者漳之人其亦思無負於君哉

蔡清永安縣重修儒學記

延平府故無永安縣景泰初當道懲鄧茂七之亂始請於朝析尤溪及沙縣之接壤處別為縣以便治縣建於景泰壬申年而儒學則建於甲戌年時主建學事者知縣韓隆也繼是重修而增建者非一各有紀

載至弘治壬戌學弗戒於火自大成殿而下一歸於
燼所餘亦皆殘敝弗堪知縣事臨川劉君燦曰永安
土瘠民貧縣官亦不暇給而復重以此奈何然此化
本所在也庸可緩乎乃集僚佐及師生圖所以重建
之方用申於當道得報可遂經畫百費皆酌民力處
之有不贍則自出其數年例所得於官者若堂食紙
札價之類悉以充之肇工於弘治癸亥年十一月初
七日故址之處卑者崇之隘者廣之位置槩因其舊
而間有所前却或解張惟其宜也中為大成殿翼以
兩廡殿後為明倫堂翼以兩齋殿廡之南為戟門戟
門之左為四賢祠右為文昌祠又其南為泮池為櫺
星門明倫堂之後為青雲樓樓之左為會饌堂兩廡
之背為號房各二十間兩廡之北為神庫東廡之東
越路為神厨而學之通門則居櫺星門之左木石甃
築之類色色務於精緻若夫神像之塑神主之位尤
加謹焉此其大凡也其細者不必錄矣是役也君常

與縣丞吳禧凌謬主簿祝儼沈瀾典史鄒漢相繼旦
夕程督之而選用耆彥曾仲純童昌董其功故僅越
歲而就落之日戊辰七日之吉也教諭韓顯訓導林
穀謂茲役所關係不細乃以書詳其事遣門生吳昂
來請記且曰劉君發身鄉進士志慕古人其治永安
也惠深而教洽故其舉役雖重且繁而成功之速則
有在於程督之外者然則劉君其可謂之賢也已因
其書為節其要而次之如此嗟夫賢令長之所以汲
汲於此要以為國家育才計爾而永安人才於今日
指蓋未可多屈豈以其新造未久之故耶耳目所及
如廣州之順德台州之太平亦皆因寇亂析他縣餘
地而建者考其時順德之建與永安同年太平又稍
後今二縣人物彬彬輩出至有魁天下而贊皇猷者
其學行事業永安人士宜有得於見聞矣況所謂四
賢者皆產在數百里之內其風韻未遠也諸士子日
肅過於殿廡及四賢祠其神志之所遊當何尚所務

當何在乎其亦可以深長思矣夫聖賢之盛德大業嘉謨懿範悉已收之載籍之中學者日事乎此苟得其的而不至於買櫝還珠焉其效豈止於登第不乏人足為學校之光榮而已哉而亦豈止為永安一縣人物哉責人則明愚於是乎不能已

柯潛上杭縣新城記

上杭為汀之屬邑舊號樂土而無反側之虞正統己巳沙尤寇發延蔓旁邑而上杭被其害為尤深時知縣德慶岑嵩奏請築城以民力罷憊不果作景泰壬申知縣永嘉黃希禮申前請得俞旨於是右布政雲中石公瑁臨視其邑知縣率其邑人鄭仕敬林祖禎孔文昌等二十餘人協心供事以成保障之功天順壬午溪南里愚民嘯聚剽掠巡按御史安城伍公驥左布政使桐廬姚公龍副使四明錢公埏僉事豐城

游公明同撫捕之因民請謂城郭宜守以兵乃奏調汀州衛右千戶所官軍捍禦其地成化丙戌巡按御史六安朱公賢右參政文江許公振參議洛陽張公雄僉事西蜀牟公俸豫章劉公子肅以城狹隘不足以居軍乃更斥大之以知縣古嶧胡鉞任其事丁亥巡按御史劄江涂公渠又委成於本府同知新安程熙通判四明吳桓而以邑人唐紀等二十餘人佐之繼而右參政趙公昌副使何公喬新僉事周公謨都指揮吳公果各出意見經畫其未備者而周公勸督之力尤勤遂以壬辰正月畢工高廣堅壯邑人喜其可恃以為安也謂宜有文以記其成周公乃遣邑庠生林廷瑞具始末來屬筆於余余惟君子之任官貴於勤其政溥其利於民使民傾心仰戴可也苟得民心雖畫地而限植表而守效死者不去冒死者不能入否則封疆之界不足以為域山谿之險不足以為固而況於城郭乎雖然城郭者先王創制立法所必

有王公設險見於易商邑翼翼歌於詩蓋防患立極
皆政治所當先者其可置而不問乎巡按及藩憲諸
公皆朝廷之所掄選以為賢者敷宣政教得本末先
後之宜是固有以得民心矣又以為防患立極有不
可緩者此上杭之城所以作也然自肇建迄今二十
餘載功始告備蓋役民之力欲其紆用民之財貴有
節而民心亦怡然承順未嘗以為勞也以此心而守
此城則上杭又將號為樂土以復其初而凡與謀為
此城者其勲烈並著於永久而不隕矣春秋之法重
民力凡有興作必書譏不時也上杭之城作於寇難
之後而又施為有序不失其時異乎春秋之所譏
者余故為之記俾刻石置於城隅以告後之人焉

羅榮古田縣築城記

八閩牛女分野禹貢揚州之域秦漢置郡國始麗中
州吾邑依於萬山中東睽羅源西瀕南平南臨閩清

北界政和東西少北抵寧德建安少南則懷安尤溪也延袤計里各四百有奇民無未作勤生於田因地卑高而邱墟之雖崇巒疊嶂泉可引溉盈尺不遺此邑所由名也惟地衍田廣又林菁蒙密隣封流轉之民於是為歸遁逃不逞者亦間厠焉正統乙巳四方多故沙尤魁寇鄧茂七乘亂搆煽旬月徒醜數萬吾邑素鮮兵禍又世屈承平所謂金革什伍無先具以應卒而排柵圍塹之類亦闕於繕治士女倉皇欲奔省府則途長阻水舟楫斷絕不可到率望巖墓之壘墟墓之穴奉頭竄伏豺虎狝蛇不暇恤也稚弱啼號輒棄去或墮其口而絕賊長驅入境據縣庭分徙大掠了無所獲民廬焚燔殆盡踰年漸次殄滅遺氓稍出饑寒困頓之後暴死於疫越十五年為天順癸未有陳亮五者孽芽其惡問巷傷弓相訛寇至一月十數驚越三時乃定生聚廿年粗成里落故老談及亂離有泣然出涕者弘治初政屢詔被兵所在亟修城

池有司無良而百姓好佚間有扶義倣儻又無作者以翼其成歲月玩愒而已歲已酉余隨計由江浙涉淮泗歷齊魯入京師凡經名邦大府皆嚴城守十室之邑未有弗慎於暴客之防者乃作而嘆曰衛民弭亂固如是乎因懷桑梓以窮陬盜藪久無數雉之甃以為棲負明詔何如哉既而邑人林堪至質愚言為然遂即懇疏於朝事下兵工二部時御史四明陸君偁按閩廛恤民隱親蒞相度檄永福知縣歸安姚禎來董是役邑治東隅臨大溪民居跨其上必用毀折一二十武而鉅家右姓多層樓傑構開戶迎曦臨流眺遠為光景習居重廢不能相從姚君乃奮然曰吾先為其難者決策下令肇工於東隅期日率吏兵循溪督視而折卸者恐後歷兩月基成壘石加甃工登大半姚以事去又越三年城乃成凡周圍長一千三百丈址濶一丈堵石三尺磚一丈女牆四尺凡高一丈七尺工料費白金一萬一百八十七兩先是鄉民

出財力怨謗如沸弘治辛酉白水寇至殺鄉兵逼邑
治以城粗立不敢入官軍至乃殲焉正德庚午山寇
大作揭旗伐鼓呼譟遠村逢人捉殺四鄉男女摩背
入城賊自東瞰守望有備乃去至是怨者始釋易謗
為頌矣予聞古之制內王都外侯國咸著雉堵高廣
之式周官掌固易傳設險春秋凡城必書修治以時
王政所首蓋人萃則乖乖則亂弭亂必有為之所者
今茲高城深池上下完固旗幟鈴柝儼備匪懈郊垌
之外山谷之間生齒百萬倚是為安夫以數千百年
之闕卒就於今是固聖朝君相在上保邦顧遠又有
賢大夫以襄成之或有數存焉耳榮何力於其間哉
然興作之大無過是役不可無述輒識歲月顛末於
左使知創作之意而修治
圯墮不能無望於後賢云

劉曰暘治古田縣記

令古田而名垂古田自宋李侯道愛而下若許若留若邱若廖若洪若薛若何勛庸接軫聲稱籍籍甚明典則韓王張屠諸公外殊覺寥然何古今人不相及也邑治僻在谿谷民頗侗鮮知三尺去省會稍遠為令自視若孤孽厝趾少疎吏議隨其後當官何異於遽廬曰暘莅斯鏡之已事實用兢惕廉若牘積案以千計搜若賦積逋以萬計豈皆前是之聞耳所繇來日不給也古田距水口百里而遙故事上公弭節過境上令必奔候道左計閱月視案牘與問騶從功畧相半非破恆調專職業安望奏治理哉曰暘在事謬為當道所洞囑著為令以薄尉代得矢微力別宿弊賦之逋也多以遠都艱於塗託在官之役代輸納反為所乾沒或向絀而今裕一被逮窮治而罰之逋之金一輸贖求解之金不啻倍故懼益甚避益深逋負亦益積曰暘月徵一限惟其負外寘弗問故輸者競至訟之積也險者健者恃虛誕聽而斷之或牽引不

果是以一詞興株斯連甕斯入市井惡少復肆不根
以蔽惠文之察是烏可不戢若黨嚴越訴之禁示遷
善之門若孚而見室必不令為繫滯故牘漸清訟漸
寡得以次經山川方域之理畢舉偏補弊之志古田
建邑在溪匯來龍從西北入舊鑿渠通水自東徂西
龍脈為斷則聚畚鍤以塞之環溪之濱民利於水磴
壅流激湍每拂善下之性在五行為咎徵則告誠而
毀之邑統二驛黃田獨罷甚舊以倉峽之損夫濟黃
田之輿馬法良便也厥後嶮峽侈協助之迂論以要
黃田黃田以積困之孤力遺累於他都環驛百里蕭
然喪樂生之氣曰暘不惴么麼之陋控愬民艱當道
畢照遐陬之隱力主末議西南之偏漸有寧宇縣治
城垣築自弘治間雖經修葺終歉崇固欲厚其單薄
繕其頽圯非四百餘金不可捍禦兵械久貯則朽鈍
嘗試則鮮鋒鑄之鍛之淬之礪之工作之費亦與修
城等公帑無羨餘之藏海上有羽書之警上下號號

乃合通縣殷戶糧數均為酌派殷戶糧近三千石城池其室家也則派上戶四五人作一敵樓中戶四五人作一城堡二三人作一舊堡而民惟命城門之鼎修者九座敵臺之新建者六座修理者四座城堡之新建者三十一座添新換舊者三十六座每座俱五間共三百三十五間樓舍俱全而雉堞可數矣四鄉殷戶糧八千餘石設丁禍變未有不望城投奔操戈共禦宜若左右手令如數輸派齊集紫極宮開爐募匠計日奏功而民亦惟命銃之制也有佛狼機有小佛狼機有鳥銃有邊銃有連二銃計一千一百三十件刀之制也有鈎刀有腰刀有斬馬刀計五百六十件鎗之制也有鏢鎗有透甲鎗有鈚頭計三千一百四十五件鐵蒺藜三百三觔帶弦弓一百二十張箭五千枝弩三十把脫有緩急出而用之無憂匱矣監督時勤於縣官出入毫不為經手通計輸自民間九百九十八兩餘經費節省尚剩五十餘兩批給水

口驛結其郵亭工甫報完而常平義倉之議令下郡邑酌通縣當立倉五所一在縣中其四在四封之隅每倉制七間中虛一間為官廳左三間為常平倉以貯官穀右三間為義倉以貯好義之穀每構一倉木石工治之需計二十餘兩搜括帑藏毛聚銖銖始得卜基列棟在縣治則建於布政分司之傍南隅則建之水口北隅則建之十七都東隅則建之杉洋西隅則建之新豐取穀實倉之法官以俸贖民以義輸不數月五倉之粟幾滿五千設官簿民簿以稽之立倉長倉夫以守之而荒政亦云講矣曰暘因是喜遭際焉因是喜民孚焉又因是喜逃於辜監焉古田俗稱悍獷民稱難治今茲何修而得此毋亦習雖好闕天真則未漓民惟尚氣故可以義激鼓之斯舞不必德之深也作之斯起不必教之治也今可行禁可止非束薪凝脂之密也譬之夫卻大竅不缺折而分給解節當漸次從之故清隱欺之田畝用以佐正賦之供

徵寺扣於各佃用以蘇貧僧之困調繫累之贖不責其必輸酌必不可完之徵曲為之申救皆因膚見所及而措諸行事直奉法循理自効一得之慮期以逃尸素耳職有教化先修文廟而簠簋遵豆成新次葺名宦鄉賢祠而名號位次必正立學田以贍膏火時課藝以精術業飭公署則更正治之儀門繚縣學之垣屏改剏聚奎門道徑以厚擁衛建青藜閣於龍門以招靈淑鼎新道愛侯之廟貌而血食長興報功祠之堂構而祀田設橋梁道路不令終圯公館闔隘不欲久堙凡此出於向義樂輸者十五俸贖之捐置者十二尤賴頻年以來歲不告稔民安穡事枹鼓之聲無聞境內嘉石之理漸簡公庭忝竊戴星之勞微俸湛思之錫考成得免於指摘恩光追及於嚴慈實皆以令得之曰嗚何敢言德於古田業從古田獲斯數者實其惠我德也日有孜孜可藉手以答皇仁貽民豫者靡敢自棄通採金之令下閩中羣指古田為金

次君命既不可委草莽民力寧忍其剥膚仰藉山川之靈中使秉傳視坑塲若寶鼎若龍嶺若游家若赤巖連發四坑而寶藏之興不足償鉅鑿煅煉之費旋為報罷民得帖然於衽席他若酒麴魚鹽之稅微有加增則有無弗通而山陬重困矣稅額幸如初則曰賜憂蒼赤以報洪私藉懇白而宣周渥心誠效之未敢侈然以為多力雖綿幸附大人以成名也惟是古田之文獻無徵即前人有勞勩昭代有令甲閭閻有壺行皆就殘歿不可考乃白諸當道參之學士詢之父老欲招撫而志殺青而傳皆以為不可缺遂鋟成書先是從公之暇每行一事必紀顛末於私抄非徒載厥歲月將藉披閱而增奮勵因濶畧而加苴補故附錄之至於催科期以無負租也或反滋鋏急剖決期以寡沈滯也或反蒙煬竈民有力以義勞之能必不為懟祿養廉或出而捐之能必不為矯治責寧一輒更張之或指為好事惟起於時因於勢取信於寸

心他奚恤焉夫政豈全利惟其害之寡耳人豈能盡
悅惟其憎之希耳故又有志焉縣宇舊貫宜更學宮
規制未善皆阻於方向未
可為也敬俟後之循良云

王慎中遊清源山記

登高望遠覽山水之奇變娛耳目於清曠寥廓之表
而宵然失一世之渾濁天下之樂宜無此踰者牛山
之遊美矣而景公以之雪泣沾襟不能自止羊叔子
登峴山以臨漢水至於參佐相語悲咽撫然而罷何
情之反也以景公之愚瞠然覽齊國之富恐其一旦
忽然去之而死而不得免其意之卑而晏子笑其不
仁宜矣叔子慨然顧其一時之功愛而難忘慮他日
之易泯撫當身之惟而不足以自慰可謂賢者其當
樂而哀以身為累而不得盡悅生之性亦何以異於
不仁者之悲嗟乎富貴之君侯功名之卿士窮天下

之欲無所不足志湍氣盛其多取於物而備享之以
為快何所不得宜其兼得於山林而牛山峴山之勝
反以出涕而興嗟彼其念富貴之可懷而傷其不得
久有喜功名之甚冀於垂永而患其無聞則雖左山
右江履肯萃而俯濤瀾而不能有其樂寧獨不樂而
已且為之感慨而哀孰知夫蒼崖翠壁發舒氣象而
凌薄光景亦導愛增戚之物也當其戒具往遊固以
酣乎拳佚之驕羨倦乎勲伐之勞勤思取樂於山水
之間以適耳目之娛卒求須臾之樂而不可得豈非
以其所都者厚與所挾之高超於濡戀矜顧而然耶
富貴功名者之於山水其果不可以兼取也清源山
者泉州之名山也予嘗以暇日往遊於其間好事者
往往撰肴酒躋山之巔就予而飲食之因輒相命為
遊攀援險絕探討幽竊極意所止有從有否不為怯
也顧視其踣踣寂寥崎嶇而盤桓何足以望牛山之
儼從峴山之賓僚然吾未嘗不樂而客之從者未嘗

不與吾同其樂也以吾之早廢於時習於富貴之日
淺而頑拙不適用曾無秋毫之長可以挾而待後欲
為濡戀而無所可懷欲為矜顧而無所可喜而山水
之樂卒為吾有吾雖困於世於物無所多取而獨得
之於此彼富貴功名者於天下之欲窮矣而於天下
之樂猶有所憾然則吾之困非徒不以易千駟之君
而烜赫震耀聲烈被於江漢魁乎為一代之元卿者
猶藐乎其小如卷石寸木之在於茲山也吾之所取
其亦不為少與既以
語客復記之如此

王慎中海上平冠記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瞻視在
鞞帶之間言若不能出口溫慈款慤望之知其有仁
義之容然而桴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
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

皆掉魂搖魄前却而沮喪君顧意喜色壯張揚矜奮
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驚鳥舉而虓虎怒殺人如麻目
睫曾不為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
寇張甚有司以為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提兵不數百
航海索賊旬日遇馬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百
八十餘人其自投於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
此衄矣自有此海所為開塞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
鉅而員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
君而君又非有責於海者也亦可謂難矣余觀昔之
善為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練齊而約
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於旗旄之
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鐘鼓之節而奏之使
作止則不惑又當有以豐給而厚享之推牛擊豕醺
酒成池饜其口腹之所取懲遂氣閒而思自決於一
闕以為効如馬飽於槐嘶鳴騰踏而欲奮然後可用
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獨訓

練不夙約束不預而已其於服屬之分猶未明也君
又窮空家無餘財所為市牛酒買梁粟以恣士之所
嗜不能具也徒以一身率先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
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
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效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
早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
養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
是問君而元鍾所千戶某等來乞文勒君之伐輒書
此以與之君其母以余為儒者而好揣言兵事云君
之功在瀕海數郡而元鍾所獨欲書之者君所獲賊
在元鍾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
不擾以故其人尤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
舉推用
為令官

王慎中泉州府學明倫堂記

堯舜在上設五品之教振民於飽煖之餘而免於禽獸之患三代循是以建學為之立其官師作其宮室辯其時物勅其條法甚修而棊隆而孟軻氏獨知其指曰所以明人倫也民之不可使知雖堯舜猶病之而其聰明彊敏有材智者傑然特出於衆人其材之成足以踐三才之道其過也至於殄行而驚世智之至足以察萬物之理其蔽也則必為邪說以誣民先王取而命之曰士而教之於學其所為教有可得言者矣編收端呶紳棊偏之飾而裼襲委垂之宜琮璜琚瑀齊夏和鸞之節而步趨周折之度豆籩簠簋鐘鼓管絃為之器而詠歌講誦以為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為之文而詠歌講誦以為業耳目足以極視備聽口與手足足以放言恣動然所以禁防而開發之者其為事詳而為物博如此至其所以為是詳且博者其跡可守而其妙不可為其形可名而其精不可言其通於天謂之命出乎命謂之性凝神於不見

不聞之表默化於無聲無臭之中形器俱泯而思為
無所日改月新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其於所謂父子
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者顧若疎濶而不治簡畧而無
當蓋孔子教於洙泗之濱述聖道以善其人待來者
所可聞者文章所雅言者詩書執禮所不可語人而
以待中人以上者彬彬見於魯論所載顏曾冉閔之
所答問曾不少及乎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間
而以孝為問者游夏二人而已先王所以造士孔子
所以誨人其可言者如此烏在其為明倫耶是不可
以不知也習其教而不知其所以教由是會其高者
以為發揮於性命而不悟其為人倫之本先王之道
使其高也而出於人倫是乃所以為異端而非所以
為性命也守其卑者以為該貫乎事物而不察其為
人倫之用先王之道使其卑也而外於人倫是乃所
以為曲藝而非所以為事物也德之不一俗之不同
豈獨學者失其體用哉以子貢之賢當其未悟猶思

托於事君事親以求息焉而少休乎為道為學之倦
彼不知其所學者所以學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也大學之道極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家國天下
固非蠻貊之邦鳥獸之羣也必有人焉居其間非謂
之君臣則謂之父子非謂之夫婦則謂之長幼朋友
也人有心知志意之精主乎內有耳目手足之動行
乎外非之於君臣則之於父子非之於夫婦則之於
長幼朋友者也先王之教使之凝神默化致其心知
志意以善其內又為之設其文采備以容器制其度
數使有以禁防閑發謹其耳目手足以善其外其通
於性命者貫乎人倫故於其家則父子親長幼序夫
婦別其於國與天下則君臣義朋友信故無一命之
爵無尺土之階而人物之性以盡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事畢得誠行邪說無由而作民生其時無復震驚
誣惑之憂其於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雖有所不
知而坦然由之是民之所以親也親而不能明民之

所以為下也明之而使民親焉士之所以為上也衆
之有學國家所建教學之法則於天子其來非一日
矣士之聰明彊敏能自致材智以見於世者往往由
之以出而未有能得其所以教者郡侯俞公為政好
以德教撫循其民養其長老而訓其子弟惓惓於德
之不一俗之不同以為是有責乎為士者又不鄙之
為不足與進且知其民之已信而可用也乃與僚屬
咨議叶謀撤明倫堂之舊而新之以與士者講習於
此堂而委記於余余謂古者立教其具誠設然所使
長治之者皆賢卿大夫以其素講之學成德之行倡
導而鼓舞之其於化民成材尤易以侯之賢專有長
治之任而斯堂之作及其政成民信之日士之興起
發憤於斯時者宜益衆咸思捨舊棄故以聽侯之所
為雖今之去古遠矣所以禁防開發之者其難以一
一二追古而心知志意之精未有求於內而不得也
得於內未有不得於外也學之則為士不學則為民

上下之分可不勉歟興造之歲月則始於壬寅七月
己巳訖於十二月庚寅金取於帑之羨者其役鉅體
大而費不及民工不踰時亦可書也侯名
咨伯平湖人由工部郎中出為今官云

王慎中泉州天妃宮記

所謂神者果有物哉焄蒿腥蠶飛揚浮游昭明在上
充塞擊觸於四旁非無物也危困之所籲號疾札之
所請禱忽然有接於人其精爽翕霍而狀象髣髴莫
不神之以為是有物焉極危困為安樂化疾札為生
全而崇事報享之儀由之而起嗚呼此民之所以為
不可使知也其有接乎彼者固其籲號迫切之專請
禱誠信之篤自為其神感於其心忽然有動乎耳目
而以為有物焉則過矣方其專且篤也其人之所自
為與或為其父母兄弟妻子惟其所為者之存乎心
而他不存在焉昔日之所膠擾抹鍛滑撓其神者一旦

蕩然不存乎心而神為之告豈有異物哉然世之人
固舉謂之為有物矣於是搏土斲木為其形容寵之
名號原本氏族廣衍景蹟以附是物而穹堂奧室大
廷高閤以居之患其不稱也刳羊椎牛沈玉瘞帛為
其饗侑伐鼓撞鐘被巫紛史為其歌舞奔走竭蹶天
下之人惟神之歸嗚呼斯民之不可使知其亦久矣
故先王為之著其教善其報事之文使之鼓舞而不
倦以勿陷於淫諛誕罔之邪蓋始之所以有神者本
生於其人之誠而教之既設則人莫不歸是神也而
後能勉於為誠使其崇事之嚴報享之厚一出於忠
利憚畏之本心則去非遠罪無即於凶靈靈趨往以
赴時祉惠迪之會若有為之振導閉止是莫不起於
斯人之所自為而由於歸是神之所為雖則土木形
容亦聰明正直之所憑而何邪之有泉州之有天妃
宮其來已久海上尤神之故宮於吳越閩廣之間尤
多成祖仁皇帝時嘗遣內臣大賚譚賜島外諸蠻隨

以重兵使宜討其不庭蠻酋警悚受賜奉約束使節
所指遂窮月蝕之域神最有光怪靈變使者奉之謹
故泉州之宮內使張謙修建也閱歲積壞前廊後室
地而為墟惟門堂存耳而稅剝椽傾支朽樑茨頽垣
以禦風雨殆不蔽也其不至於毀無幾矣報享不虔
民咸知病之神獨見夢於邑人徐槩乃以民之病告
以神意民樂率錢以佐役堂宇聿新殿寢崇成顧役
鉅費繁率錢猥微門廊猶不能興也郡侯童南衡公
始捐俸以充其費免民率錢俄頃之間高門將將廊
序有列而宮完矣郡民惟喜忭爭走睇瞻願記其
事則相與謀因徐槩來請於予予謂極治之國其神
不靈蓋政之所以得民者為之興使布利除攘患害
民不祈而得其所欲不禳而達其所惡籲號請禱之
誠無所用之而烏有冀於神然先王猶存其教所謂
鼓之舞之使之不倦順其不可使知之情而誘之於
勿邪焉耳侯為郡既久災厲不生寇賊銷逃遺四境

以安樂生全之福神將無以為靈則斯宮之完修殆予所謂存其教誘之勿邪之義歟斯義也固非民之所知不可不著以告後之為政者故記之如此

王慎中重修龍溪縣學記

龍溪縣有學舊矣士日遊其中忽睹其瓦墁破壁題榮棠柄之堅好華絢化去腐缺黜黜之陋如實始作一旦躍然以喜益起其游歌講習之志者揭陽林君松為縣之時嘉靖之二十六年也君以寬簡為治其本以不擾其出之於政不為緩弛而無制故其意能諭於民而亦不敢慢其令役之於可勞不待疾聲變色而趨之者敏士有其樂而厲已之毀不作於民於是士民相與謀而來乞記將以載林君之美於無窮予既不得辭則為誦所聞以告焉蓋予聞之有生人之道而無司徒之教則衣煖食足乃所以陷之於禽

獸故立之典常而設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名者實之所居而義之所從出也故為之親義序別信之教使得其所以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者而器物度數容節之用於有事其變無窮而皆其所不可廢則為之制其器具其物差其度數飾其容節使有以應無窮而待夫人之有事其詳至於難勝而約其目於藝有六而已民生於其時自心之所知以及耳目之所睹聞無越此者童幼而習之至於長身沒齒而不得變焉其居處之所常則或於肆於市於畎畝之中其業之所治則或執規矩以利器用通貨賄以遷有無力稼穡以生穀粟能否不以相易各守其長而安其所處彼已無以相羨愧乞乞焉竭其壯老之力以由於司徒之教而不知其所以為此舜之所以命契也然此所以為教其倫在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藝在於禮樂射御書數而其所以然蓋有可知者而非民之所及也於是有胄子

之教焉而以命變此所謂士而貴於民其居處必在於閒燕其業必在乎期命辨說絃歌蹈舞而其所尚在於能知其所以然也由之者雖不通於性命而不足貴而踐習服行之篤常可以寧過知之者之可貴矣少有蔽偏之弊雜於其間必至於拂經賊德過焉而不止而徒以繆驚夫由之者之民故諛遁反側惑世誣民之害常出於士而殄行驚師之戒尤為當時之所謹患其蔽陷難逃之情之不可以驟察而遽得而明其是非之端於侯其端既明梃焉以示其儆書焉以俟其悔至其儆之而不戒俟之而不變則從之以幾辱徒送之刑蓋古者於士其待之之重而教之以難又如此夫已別於軌規矩通有無力稼穡者之所業而居處常在於閒燕矣豈有暴凶昏瞶以壓聖人之誠而煩王者之刑而其聰明才智之過出於蔽偏之弊則得罪於聖人而不免於誅如彼其嚴蓋道德之所在必出於同而學之不可以苟也由唐虞以

至於周其間雖更弛壞而其道未嘗不同及周之隆而其教益明矣其見於周官司徒之所肄者曰德曰行曰藝皆有六焉行與藝者之六蓋民之所同由而德之列於一則士者之所獨能也嗟乎由其所當為而有所不能則謂之民而不足貴而名之曰凡有能其所能矣少出於蔽偏則足以獲罪而無所辭誅卒不得謂之民而名之曰頑然則士之所以為士其道可知也今之游於學博其衣裾冠屨綦斐于然挾冊而讀頌鼓琴瑟而吟詠蓋古之所謂士也既已侈然自貴於利器用遷貨賄生穀粟者之民而無所愧矣其尚因余之所聞思焉而有寤求其所以為士者無辱古之所名而有以興乎今之民也由是以載林君之美於後

豈有窮哉

王慎中重修南安縣秩祀壇廟記

南安唐侯為政之期年補助興廢既有以佐民之急
使樂其生然後教之以相親睦收恤之義服習戒令
蚤避而鮮犯邑以靜治乃始用其力於所可勞而社
稷山川城隍之祀以次修舉棲主之壇安像之廟繚
壇之壇翼廟之室木堅石密崇碩壯麗與夫齋舍庖
區各得其所如新作然而器服之有事於祀者考之
法式無有不備其財之所出則民相勸以多寡期以
集事而止數入不待會而足各執其役以赴所事嚴
侯之命如嚴於神記事之集侯未嘗少見聲色既成
相與鼓舞歌詠以樂之莫有以為病已者方未事之
初侯以朔望之謁春秋之祠有事壇廟肅恭蠲潔介
神之聽顧其傾壞剝蝕蓋慨然有意矣益完度其所
以勤於民者至於期年而後知其時之可也茲役之
舉果以不勞而成侯復有事於神牲肥酒清苾芬通
徹登降奠獻始卒有容肅潔之誠有加於初神益顧
饗靈貺昭答民來瞻視嘆慕悅喜祥氣休甯疵癘不

作侯懼後之廢其事而卒無以相民也乃來請記夫祭之為義深且遠矣其最著而易知者以為民而已有水旱之過則社稷可得而變順成之年蜡始通焉此其易知較然者也民之所求乎上不越憂樂欲惡之端而憂樂欲惡生於安危得失之際先王圖民之所以安為之聚其所以必得其始必在於居與食彼有欲惡之情起於微則祝慕騶嚮以迓其來喜嗟咈蹙以送其去亦理之必然者也而彼不可使明者民也故立之祭焉使其望之於不能知之表而常冀之於可有獲之間而祝慕騶嚮喜嗟咈蹙之情有所寄而無淫越壅閼之患此其明之之術而所謂鼓之舞之之教也天子以命諸侯諸侯以自建其國未有廢此者然君之所以致力於民則有政矣取于斂散勸董誅賞所以與民從事皆散於社竅於山川以為降其設施出於仁義之盡而感通動於精誠之極玉帛之沈燎血毛之割瘞皆其文之所為享而非義之所存

也至於風霆雷雨迭出而有節暘雨寒燠之行不失其時以相民出作入息寒衣饑食之求無弗得所樂而不逢其殃則以為神之所為而不知其政之出於仁義有以導播嘉祉禳却乖凶其始穀之而降者終執其權以助其能彼不可明者徒以為神之所為也民之所以與神交有所有報以奉歲事之常滿其祝慕騶嚮之欲而寧禴禴禋禋之禮雖設其名具其儀以待將以宣其嘻嗟唏噓之情為之求去其所惡而卒無所用之是政之所為貴上之所以得尊於民而君子之所以藏身者也昔之學於孔子之門者蓋講之矣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他日復以事鬼神為問嗟夫是猶未免惑於幽明舍其所以治人而謂有可事之鬼神則所事者將在乎玉帛血毛之物齋沐薦徹之節而取于飲散勸董誅賞之施於民以為有司之法而已果如此則所以治人而辨且嚴蓋府史之能其齋祓祇敬之接於神明何以異乎祝巫之所執蓋

其義失而教存則賢者不免於惑而況於禮樂廢缺
器數既失之後吏不學道而有土與民是以卒無善
治而民亦不可得而使而唐侯能獨奮於今日其出
於政者未嘗不貫乎禮而著於祝者未嘗不通乎事
侯其學道者歟故予樂為之記且使繼侯而來者有
寤而不惑勤民而不為府史之政敬鬼神而不為祝
巫之禮而民之永有相
也其亦侯之意也歟

王慎中松溪縣改建儒學記

嘉靖二十四年某月松溪縣學災其時青陽柯公喬
遷之方以布政司參議分守建寧行部至郡縣以災
告馳往視之度間燕之地以居士使無失業士忘其
災乃謀作治之事視其基庠陋而偏於城闕蓋始徙
不審士游於陋數十年而不得復因舍今所燬而舊
是圖闕侵數冒故基以得稍市四旁行地以廣之而

作治之基審始為會財所出徵發調集具有條理有司蒙成而已蓋公好學聞道論為世師其見於政事宜與俗吏不同如此既會其本末以授知府錢侯黶侯之在郡廉簡溫仁其信於民也久又有所授以從事民亦不戒而來作治未幾而學成矣柯公以書至清源山中屬余為記余辭不能久之而分述建寧金事翁公學淵以幣來逮文余益不敢當其後柯公由參議為副使巡海行部漳州余得以質所聞然後敢以其所質者為記蓋嘉靖二十八年七月也錢侯既遷謝侯上箴來代能修錢侯之美叅議仁和吳公源僉事江寧張公恕並以清直寬大布宣化理尤加意於學校而以壘書督學於閩者應城周公琬也周公才學名一時條教科指有以作人松溪之士益勉所聞以稱諸大夫嘉育之盛而某之記適成記曰先王設為學校聚天下之士教於其中將以使之自覺內得於心以成其性而有以為天下國家而其教必謹

於形器悉於名數自其耳目手足之所感以為視聽
言動之用皆必有不可亂之節與不可易之物非其
物則有禁而不得其節不苟然以徇也守之嚴防
之之密如郊闔市門之譏非常殆又甚焉一歲之中
冬夏以習禮樂春秋以治詩書無有須臾之頃閒然
以嬉耳目手足之用將舍是而為他而有所不暇所
為能得於心高微深眇耳目不可得而遇手足不可
得而致者未嘗及焉彼齊其耳目而其所不可遇者
固已察矣約其手足而其所不可致者固已著矣其
察其著出於服習而勤修故能深思而獨得之其得
之也難則其修之也益固可以持久而不勸如是而
處詖邪怪譎之時接乎姦亂之聲色淫慝之禮樂固
可以不變況於其防守之嚴且密哉其教足以成人
之材已成之材又足以為教姦亂淫慝之術不得出
於其間一有出焉則其材之既成有以燭知其害攻
距之不去不已而所設之教又得與夫所成之材交

存而不喪旁皇周浹至於廣遠則荒陋遐阻四達而無所不被漸馴更續至於悠久則厯世改物而流風遺俗可以詠思興起於不泯蓋三代之治之極而學之成如此由周之衰先王教人之法相屬而盡壞人之耳目手足之用自為其物而貿然莫為之節苟簡殘缺之餘猥以自恕於卑陋而便其縱弛易肆之私而才辯強力之出於衆者始有不安之心以其物之無所遵其節之無所儆徒以妄意於高深微妙以為可得而遇且致也奇詭詭詭日作於形器紛然以驚瞽當世之民如是者皆見為才而足以易於天下振矜其所不可得遇者而形之於耳目未嘗有察也道說其所不可得致者而措之於手足未嘗有著也其卒歸於卑陋而適所以為縱弛自便而已蓋孔聖興於洙泗與三千之徒共學其教必以文行忠信其雅言必以詩書執禮其自為學則繙十二經而不以為多三絕韋編而不以為勤聞樂於他國問禮問官於

人射御之卑執焉而不辭獨立而訓其子其學必在於詩禮語上而為顏子言其目必在於非禮之勿以視聽言動而其所自言則曰下學而上達此先王立學之方而教人之意也由今之道而為學誠不能一二以合先王之法既皆曉然知尊孔氏而誦其所傳則於形器名數固不能無今昔先後之差而視聽言動之用於所感出之必有其物動之必有其節閱千百載而若旦暮其曰下學云者考於其書而可知也是將不越夫耳目手足之間而有以得其不可遇不可致者惟在夫慎守而篤行之而已可不勉哉

王慎中長汀縣學記

學之立否果有繫於人材之成壞乎哉五臣十人而下人才之美莫春秋時為多然鄭在王畿之內學校廢弛詩人傷焉子衿之篇顯著於風子產為政興人頌之以為能教其子弟者而毀鄉校之說獨出於其

時雖其不毀姑以使好議者往游焉而非有興起教養之誼也魯最為禮義之國泮宮之作猶待於僖公其潤絕而寥簡甚矣齊晉秦楚之間又可知也周之天子未嘗以貢士中否用慶讓之典於諸侯王臣行過侯國以臺池苑囿之崇陂梁道路之弗占國之不治不聞以學校不立為譏而原氏之卿士至以不悅學語於朝其上下之間急於學校之事如此士之生於其世顧多碩大光明之才大足以用其國其次亦足以從政其臨利害生死之際而節足以有明處進退去就之幾而智足以自決者尤不為少也西漢立太學設博士詔郡國舉孝廉而增廣學宮弟子諸儒經明者得以列學宮而雅樂亦盡出獻之三雍有大政事賢良文學與公卿大夫雜議彬彬之盛庶幾乎金口而木舌矣由建武而及本初之元尤留意於斯拓立學舍益置弟子員視西漢有加焉然兩漢之士皆尚通而易渝好異而多蔽故倖得苟免之行成而

不繫於名法詭訐矯拂之習勝而不致於實用而其
微詞顯義誦傳而闡發者亦未有及春秋之世能言
者之一二也學之立否信於人才之成壞未有繫也
歟嗚呼果於人才之成壞無所與於學之立否則吾
將以先王之制為繆且愚而先王者古之聖人也先
王將以道德一天下之民而其秀而可使知者為可
以用其教此士之所以貴而學之所以立也道德之
在於教者其講肄有業其辯說有數其舞蹈有節其
視聽有物其導之勤則春夏秋冬有其術而且晝向
晦皆必有所為其視之詳則一年二年有其等至於
九年之久猶懼其將反也其勤且詳如此非直以善
其口耳之所涉安其手足之所措而已使其精於思
而不惑純於氣而不亂故其知之明則通乎天地萬
物之奧而無所不盡其才之充則適乎天下國家之
用而無所不得其教之成至於化俗學之行至於動
衆則賡緝周浹範圍鼓舞民莫知其所以然而皆一

於道德及其既衰遺俗緒訓猶足以覺寤乎有聞者之聰明感奮乎好善者之踐修蓋其學廢而教猶有存也春秋之世所以成材之多其不以此與而彼兩漢之士不得預被先王之教徒以建學立師之廣而亦有以美其才其所就誠愧於春秋而後世莫過焉使春秋與兩漢之士生於先王之隆其學大備而教素明則彼所謂碩大光明者當與十人同科而亦豈有尚通而不槩於法好異而不致於用之過乎春秋之士由學之隆雖其衰且廢猶得以有聞而好修兩漢之士雖所以教者非古特以有學而其才可名於後世學之果不可以已也去古已遠而為吏者知急興學之為務信乎有志於人才而亦可謂知所以求成之者矣汀州知府汪君倅長汀知縣祝君一鑑是已長汀故有學而庠迫弗稱孔子廟亦就圯諸生來學每病其不足以時居游而聳瞻嚮羣聚而謀之久矣吏忽不省汪君以鉅才為禍郡力益有餘而吾同

年友李君遂方以福建左參政行部汀州郡以謀告而意克叶視其學地曰是其方位據向不為良也蓋革而圖諸乃改位於其地之右畚壤測臬而望之經體面勢言言會會不大變徙而得位之良如遷卜焉乃作文廟乃作明倫堂而祠齋廨舍庖庫廩廩咸以序為蓋其據向良而規制壯矣祝君後至尤知原本大吏之意而奉其所營於是斲刻丹雘之飾煥然完富而新學之美甲於郡中士皆歡喜道說相攜而至以得學其中為樂汪君不居其功而歸善於李君以其非為叶意而決謀則無以卒是役也而又因李君以來請記夫去古益遠之後有能因當時之法揆先王之意興學以造士如諸君子之所為者長汀之士其所遭既已有過於春秋而不後兩漢矣諸士宜其來學而樂也然去古益遠先王之教益微將何所景仰而興於學耶先王之所教者道德而已其具在乎講肄辨說之業蹈舞視聽之物而其本在乎精於思

而純於氣此豈以遠而不傳者哉兩漢之士不能盡心乎此而使世之論者將疑乎學之無繫於成才之數此士之罪也故余為記以告之嗟乎長汀之士其尚盡心焉務使論者無以咎士而將有以明有司之功也其亦汪君來請之意也歟

王世懋馬恭敏報功祠記

皇帝御極之八載閩有名臣曰大司徒馬公森卒於懸車禮官疏功德以請詔予祭葬已又贈公為太子少保謚曰恭敏蓋異數也公天性精覈吏治前後督漕儲為計相皆稱絕而生平出處大節凜然純白無幾微玷先為戶部侍郎以養親家居於時島夷肆詎客兵環集而三衛卒忽嘯聚為變壬戌三月難作公道重來閩德深化暴片言著蔡衆倚定傾乃挺身誓衆羣譚頓戢歲十月有司覈軍興亂卒復闕城市洵

洵幾壞公又出諭卒乃悔禍歸營又明年開府召誅渠卒尺籍按堵民保室廬以恬以熙以訖於今則繫公之賜公之歿也閩父老聚而言曰而忘司徒公之活而命乎能捍大患則祀之禮也則相與買山鳩材庀工肖貌不謀於馬氏之子孫不席於有司之戒令雲集雷動不日告成已又聚而言於兩臺之使曰昔在武廟時三衛卒兩構亂林中丞高觀察實出而諭之一聽一否後竟以兵殲民猶德此兩公祠在九仙山下可睹也豈其我公之德與功而出兩公下將民力是私而不惟令甲之載乎敢以林高之例請則中丞趙公直指安公實嘉與之為錫嘉名巍然昭揭矣已又聚而言於督學之使曰吾民之報司徒公誠不難自伏臘顧林高兩公祠以春秋祭載在祀典使者而獨為公恡一豚肩乎世懋時忝學官又為請得春秋祭如兩公故事公之冢嗣熒時官留都弗及聞而叔子焱為諸生世懋所取邑第一人也乃以間長跪

而請曰維先大夫功德在人閭之父老而未有思也
焱不敢請請而未得之於先生也焱不敢請焱而不
為先生門下士也亦不敢以請今先生再有造於馬
氏矣則維是九仙一片石為閔父老志誦吟為先大
夫計不朽先生幸毋讓焉世懋謝弗獲辭乃為碑而
鐫之詞曰昔在先朝兵憖而驕怙衆羣囂憑其魑鷲
以辱大吏將戕將燹萬口嗷呼誰解其荼馬公司徒
驕兵載侮司徒載撫迄有寧宇衛卒有言惟公之全
頸血誰湔矧我人士嬉游老死微公孰恃公活我民
方公之存公不任恩公既秉箕民食其貽畚築而祠
瞻瞻父老在宮載考有紛其禱顧謂殺童毋忘公功
生爾者公公靈涖止弁而來祀公之孫子易名在常
尸祝於鄉
公永無疆

王世懋林氏世忠祠記

始世懋為郎事對山林先生於留都也先生以少宰來攝大宗伯會公侯子習禮事起而郎官適病在告世懋代為政魏公愛少子而匿其長不聽出先生諷之始出欣然謂世懋中山王功德長誰誘其衷而服義如是乃有幸其敗而從中挑為亂者事幾變先生力持之卒反正留都口語籍籍大司成至削秩而先生之正議益伸先生間常語所知曰吾備位卿貳聞世久僅僅戰而勝王郎少年甫筮仕乃能爾耶世懋於爾時猶豪舉頗快意詩酒間顧心見先生恂恂晨起衣冠拜而後出心竊景效之先生時召郎對語間酒食食之至示所為詩問即意云何世懋意有不安輒語無隱先生不忤也比世懋北遷先生移書家兄稱君弟身兼數器退然不自有也迄今猶愧其語云世懋首莊事林先生而晚交於孫選君鑛間嘗語選君今天下稱世家獨君家與閩林氏耳代為忠臣官至八座而食不重味堂不施稅故足世也不佞名慕為

義而家有膏粱紈綺風即以等世祿何別焉蓋自是始戢其不肖之軀且命兒子輩為兩家子弟執鞭也世懋雖卧家常感先生知已恩聞其喪以不能為徐孺子自媿會上復召為閩督學使者入部首登先生之堂朝於太夫人而出召問掌故先生於學宮祀乎則先生與其父肖泉公兩尚書俱以物故未久遂述若有待也世懋為檄下所司同日祀之而先生之介弟憲副君煙與其冢嗣太學生世吉始以狀來請於世懋曰吾林氏自太守公始起家而生文安公列在名臣文安公生九子長為康懿公季為先君肖泉公肖泉公生吾兄對山公凡三世八座者四焉吾父兄之亡鄉人以為無愧於二易名者請於中丞趙公代述龔公而祠之前督學使者趙公頗以世忠而未有記也今先生實來而適有義故於吾林氏是天以先生賜孤而不朽其業敢以記請世懋泣然曰夫林氏之世若文安公忠吾得之傳記若對山先生忠吾得

之耳目持是以例兩公可知已夫士操素業博科名
非有符契而四世得之詎不難乎科取士三百人其
登八座者屈指恒不數計而林氏得其四天下稱南
林北許耳詎不尤難乎若乃館閣詞臣貴自唐宋成
均祭酒號為國師士得一為稀而林氏三世若五等
封此國朝三百年來所獨覩也亡論閥士即宇內用
此侈林氏之世恩何所不可而趙獨顏之世忠則可
謂得其本矣昔在東漢太尉楊震司徒袁安皆以忠
節表世而其後稱閥西者曰四世四公稱汝南者曰
四世五公兩家遂與東京終始袁貴盛幾出楊上而
革嵩書云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
所貴不及楊氏也由此觀之林氏所貴在此不在彼
矣方瑾豎為政時文安公且南猶抗疏論事卒以忤
瑾貶歸其意若曰吾以此教吾子孫之事君者康懿
公而下蓋凜凜於祖若父之訓也一不靖獻輒曰此
非先臣所以教臣其砥節飭行累功以至是豈偶然

哉然林氏四公獨康懿公不讀書中秘而最貴顯嘗位宮保與上廩和三公皆為侍從臣而皆官留都不大究其用劉山先生受知於徐文貞公俛得之矣乃以講義忤上旨柄臣因是忌而擠之其在南都時事則世想所親見其行事豈不然哉比歿而不買一區宅緝粟僅充天下不以其貴盛為豔而但以弗究其用為惜然則林氏其猶有餘忠乎世說云中朝不亂楊氏作公方未已林氏貴盛埒許氏樸忠埒孫氏憲副君方以清修領東山望而太學君博學稱詩天之所以報忠臣後意在斯乎

王世懋九鯉湖記

閩山稱奇勝者無如九鯉湖且著夢靈宦游者多待焉余始督學迫試事不得往已參閩政守莆竊自喜為地主乃延山人黃全之及諸生王汝存出莆西門北行已折而西入山霧滃九草嵐鬱出沒長松夾道

都著黃花香來襲人行三十餘里聞澗聲甚厲馮軾
寓目見怪石林立躑躅亂開一佳境也已乃涉澗望
雲際高山當懸絙而登昇夫喘吁相屬十里而至頂
頂以西萬山綿亘下臨不測如是者又十里而近湖
祠之羽士來迎地稍稍闊為石田丁畊可廬其陽碧
水湯湯初不知為九淦上流也橋曰鯉湖度橋而登
一嶺可半里許盡嶺而淦見聲始喧目不暇接進至
迎仙館入門更衣仙遊令具祭品待余盟而往數十
里至水晶宮則湖當其前水晶宮者九仙所宅也時
意交於神甚虔奠已出就湖前小亭與二客袒衣游
羽士前導山人選竹為杖而從山人故善談又雅熟
山中事亭之西石壁嶄巖佳植籠映勒天下太平四
字甚偉宋人陳謙筆也壁下一巨石如鼓屹立湖傍
一人撼之輒動又一小石曰元珠湖水溢則與相浮
皆號靈蹟云覽竟左折而北得古梅洞入焉洞故有
梅生其中遂以名之今無存矣洞之右地稍斥而九

仙閣峙焉前植老梅亦緣洞意也登閣徘徊望湖水如玉雪可餐索中偶攜吳中天池茗命汲水烹之色味俱絕再啜而下始謀選勝以觴山人云此去而南為瀑布泉為龍探石山之第二滌可席而游也遂循洞出不數武而至至則三人鼎足坐余時猶齋獨不能卻酒以塊壘須澆諸瑣觀非是莫領也其地北對水晶宮水從湖中穿龍探石下瀉長如匹練故以瀑布名龍探石者紋縱橫若鱗日晃之光來射人怒流爭汎聲若震霆又如數部鼓吹而石間紫花盛吐彌盆其態王生故所未覩大叫絕倒謂不從先生來幾虛此生盤中甚廉顧流目醒心杯至輒醺山人又盛言珠簾玉筍之勝興益勃不可遏從此而下徑益欹以兩人掖行幾五百步而至是為第三滌稱奇絕矣其右一石削成數十仞水從上垂垂挂數十行綴若流蘇晶若聯珠是名珠簾山人所誇最勝處也顧余獨喜者水激濤湧噴薄飄空細者如煙如霧粗亦如

霰如雪粉珠屑玉簾外都無勾水誰謂南中不雪耶
予意猶銳觀第四漈問羽士可更前乎辭以滑不可
下意未已更以侍童往須臾返命曰此以下磴絕矣
須著草屨行山人曰往吾縋而下者數十丈捫葛行
數里乃得窮玉筋之勝玉筋水自盤龍山來與漈合
勝不能過珠簾似不必往余與王生相視而嘻乃就
選石箕踞布席復飲於時微日射水閃忽作五色光
對視鳳臺岡其上灌木萬章其下鐵色萬仞仰望湖
瀑俱不可見但覩銀濤潏洑皆從樹杪下令人毛骨
清徹顧謂山人吾老是鄉矣坐去泉不遠而飛灑霏
霖若來沾拂巾舄起晚路旁一石高丈許中為半瓢
若洗若削山人鼓勇而登余與王生繼之政得坐三
人中施榼焉天若為我輩設者前望飛鳳盤龍兩山
愈親遠水蜿蜒上映石壁又一奇觀也匡坐且談日
且晡乃徐步而返立水晶宮亭前四顧皆穹山稠木
中闕為湖下無片土豈非天為神造此境耶出亭而

東為蓬萊石屹立雷轟滌之右旁施小閣步閣而南
巨石數十丈偃卧滌中江督學以達所錫詩處也時
已薄暝閉門靜息中夜得夢殊有綢繆桑土意晨起
復謁謝九仙拉山人與王生俱東山人謂石梁可游
因與偕行先視所謂丹竈灶無慮百餘處蓋石嵌空
似之耳水漫流其上色如澄而垂綆有數十丈或云
與下四滌通理未可測也及抵石梁廣可六尺修倍
之四旁若斲上下如砥左顧則雷轟滌建瓴而下右
眇則湖流下墜如弱水於時陰霧霏霏別為空濛景
乃擘脯浮白以禦嵐氣不覺陶然將別山靈命鼓吹
振於石間水若加駛復舉數酌與山人長揖而別王
生從余歸行二里許飛鳳山更出吾南復停輿睇視
久之乃去竊謂茲山故饒奇石乃湖水從永福萬山
中來厯數十百里而九滌之石適與遇合益為奇麗
快心醒目自匡廬雁蕩外不
多見也宜為神仙所窟宅云

滕祐劉氏五忠堂記

郡之望曰劉氏其先仕唐宋為顯官者不知凡幾百人其功烈炳著以忠名世者合二族得五人焉其所自出則漢楚元王之裔由京兆遷入閩曰翔者居崇安之五夫曰翱者居建陽之麻沙翔八世孫曰韜靖康間以資政殿學士使金營金人欲相之韜作書與家訣自縊而死贈太師追封魏國公韜生子羽宣和間為徽猷閣待制與張浚協力拒金人以保全蜀卒贈少傅追贈魏國公子羽生珙在孝宗朝官至同知樞密院事立朝臨鎮忘身憂國卒贈太師封魯國公此皆五夫之劉世曰東族也翱七世孫曰領紹興間為淮東提刑金兵入淮領死之又十二世而生純紹定間知邵武縣率兵破賊為餘寇所執不屈而死郡人立廟祀之贈太尉謚義壯此皆麻沙之劉世謂西族也是五公者或臨難死節或立朝盡瘁事有不同

其為忠一也故其謚也韜以忠顯子羽以忠定珙以忠肅頌以忠簡而純之廟號賜忠烈名之稱情其若是哉嗚呼偉矣人得天地剛大之氣以生養而為全人蓄而為德行措而為事業其在人國也平時則效誠宣力而為朔國之忠臨難則致命遂志而守殉國之節存乎方寸之微充乎天地之大行之一時之近昭乎萬世之遠使三綱不至於淪斲人極不至於破壞而天下後世永有賴焉蓋如是而後為全人如是而後無愧乎天地之生人矣五公者其養之厚蓄之深其措之而沛然者乎其足以扶三綱立人極位兩間而無愧得有生而獨全者乎況忠臣烈士世不常有扶輿間氣之所生非偶然也今以劉氏一門而為忠者有五竒勳大節高爵鴻名累數世而迭出此尤自昔之所罕見舉世難得者嗚呼盛哉祐嘗竊怪漢高祖以仁厚得天下而後世未嘗有大惡如桀紂徒以強臣跋扈至於亡國今其末流子孫散在天下生

於異代者猶烈烈間出為世偉人以扶植人極於不墜則其仁厚之餘澤詎可誣哉前此五公未嘗有祠且以世遠不得與四代之祭夫有祖宗如此而子孫乃使之泯然不得與血食於人心何如也祐姊壻太學生甌寧劉君澤韜十三世孫也以弘治己酉十月構堂於屏山祠右設木主而奠焉榜其額曰五忠蓋崇先德啓後昆而闡世澤於無窮其用意也遠矣堂成祐喜其事於名教有闕非特可以勵劉氏後也作文記之

盧岐嶷長泰縣平役記

平役有記者何記役之所由平也由後之平則由前者不得其平矣孰平之三使君平之碑迄今始建者何前此猶未盡平至南泉羅公而後定苛歛代輸為民所苦者悉去焉此碑所由作也泰舊屬於泉宋咸

淳間民苦輦輸之艱乞改隸漳願倍其賦從之故賦額倍他邑成化間百姓奏言賦重事下有司均田每一畝率載糧七升糧猶浮於田乃攤其餘糧入於溪山園地秦賦獨重故徭役視他邑稍輕其來舊矣凡均徭皆郡邑主之郡邑察其土宜守舊法而已間者舍郡邑而別有選用之人以意輕重齊本遺末一旦忽下教曰詔安洪淡金石巡卒充餉倍徵之數千一百有奇俱令長秦代輸民駭不知所為咸涕泣於臺司郡邑之庭曰秦壤地僅比詔安之半而糧額倍之若使二邑履畝而較之廣狹相去奚啻三倍且詔安有海泊魚鹽之利溪山園地有征使長秦代詔安役是輕重失倫也矧賦役之制監察沈公所定稱便者六十年矣其可改乎時麓陽唐公誠源葛公相繼為刺史皆言詔安徭役雖重乃十年一輸且籍有遺丁地有遺利長秦賦役獨倍則歲歲為累且籍無遺丁地無遺利輕

重當其舊乃減長泰代輸之半復歸詔安民猶訴不休今使君南泉羅公又言瀕海巡卒當復設以防要害酌一歲防汛緩急量減其僱直三之一以充儲餉賦役不越境洪淡金石邏卒宜悉屬詔安所減僱直以充餉者特免勿徵官捐數百緡則二邑爭訟自解詔安獲輕長泰獲免抑又何求巡撫殷公慨然曰刺史恤民如此吾不難捐餉也時劉公為監察裁答亦如之二邑咸稱便焉蓋往日久不決者重捐餉耳公方練土著之民以減客兵收蕃舶之利以代加賦兵食既足經畧既定宜所言之輒售也夫負重喘息者解其半脫然喜矣況弛其負而休之者乎疾痛呻吟者得暫安噲然卧矣況去其疾而愈之者乎唐公葛公解其半而與之暫安其憂民也深羅公盡弛其負去其疾其利民也大皆為百姓慮施及子孫者也事之初起也民疑前令以暱嫌密啓其端殆未必然及今之平也則三使君主之於上侯明府爭之於下三

公海內之望侯君為名宰迄數歲而始平何變之易復之難也法其可輕變哉前令奪其子以厚其隣疑於公後令為其子訟疑於私非使君以鴈鴒之平均養之義折衷之茲役何由平法其可輕變哉邑人懷德授子始末俾書於左方作平役記

宗臣西門記

戊午四月既望予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皇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出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平原橫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陴予登陴則悉罷諸貧者疾者孤而懦者留其壯者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陴擊柝鳴鑼而懸火陴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予遂日闔西門入之

晨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於門人詰而入而牛馬
鷄豚羣羣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閭門誠善獨奈何
姦人哉予曰客休矣予辨此矣即有姦人者吾任之
於是為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之城中不徙
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不肩薪穀而來者不得
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吾門矣城外人食城
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蓋
以多故而議者謂城門外廬逼城者恐賊至焚之以
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烟裊裊四起
廬者還泣不止也予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焚下檄
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為爾焚也其有樹
於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闕我於是下伐木之令
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予偕護戎出視橐百
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斧予止之曰毋伐即寇
至何能登此柔幹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闌城則屋蓋
其城故淤沙不屋則雨浸善壞而議者謂城而屋不

便擊冠也於是每樞輒毀其一路冠至則立之屋上擊冠予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一雨而千楹何特也遂止不毀而外郎以援兵至凡二千人咸予所部兵也予令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間五人一爨十人一人下堞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亦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卧卹墟中予命楊生急馳而人劑之遂起是時冠已陷福清福清人攜孥急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福清近也冠既去復攻鎮東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冠興幾拔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興之圍而冠之冠泉也巡臺被戎督守遂解去往往出遊兵伏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冠已南而鎮東者尚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艚要擊之冠輕我輒駕大艚逆我而我兵奮怒弩礮亂發乘風大呼冠艚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沈之海中捷至

悉罷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榻還署而父老羣然別予淚下霑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予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傅夏器重修萬石水利陂記

南安邑治朋山起之清源大葵犄之蓮花峯迤之自是瀾為平原闌堞建馬山環水滙左自朋山東北折而西又折而南至鵬溪入黃龍江右自朋山西北折而西又折而南至萬石陂入金鷄江維彼障水東注抱邑聚與鵬溪合是為山川融結乃壯都會大觀歲久陂壞水奔放入金雞東流不交地脈解竄負郭田畝苦西流靡蓄既易於旱傷山溪暴漲苦東流壅淤陂不任洩又易於潦傷建邦拓迹相度陰陽決排地利之意闇乎沒矣甘侯官以嘉靖乙丑蒞茲土誠篤其德平易其政明警嚴於吏胥節儉蠲於徭役用能

惠懷於我有民登臨縱眸慨然嘆曰美哉洋洋乎邑
有山川相之在人邑有水利興之在人惟畎澮之有
灌溉焉我利導也涓滴珠玉乃畫便宜上請捐俸首
倡計畝均力庶民趨事應若鼓而來若子於是乎疏
圳道自萬石陂引水東行經延福寺遶城壕以會鵬
溪陡門達於金溪陂口兩旁涇岸度水勢與田高下
而築堰堅厚其灰石蓄水之滙洩水之溢以待旱乾
備汎濫若天為塹若神輸工平疇耕作輓轡成龍激
水上施亢炎若雨一望千頃秀實離離渙若橫雲錯
若綴珠民於是乎仰視俯育有厚藉實惟懋功有事
則壕塹迴環隍積水而深城憑險而高守禦不鑿而
固實惟懋功無寧茲陰陽會合山川孕育衣冠之英
日熾實惟懋功考之元史至正間張夔始建此陂今
二百餘年矣惠澤猶在故址未湮侯茲修復寧二百
餘年惠澤已耶陂以萬石名侯方起家縣令數未盈
漢之萬石君家祿秩亦惟此之數而滿意者侯必有

後其以萬石昌乎山川靈秘茲
始兆矣爰勒諸石以俟後人

蔣以忠長樂縣重築濱澗湖堰記

濱澗非湖也唐大厯五年南郊沙合倉曹林公鷗與
其配趙夫人舍田為之者也田耳曷以湖也注上流
之水而吐納之灌千頃渾四里也田非水弗渾水非
湖弗渚倉曹夫婦捐業建置宏哉惠也湖延袤凡二
十餘里其地勢北上南下從中為堰以障之設閘一
設斗門五設涵九立之幹以司啓閉立之長以主督
察以勤巡視其規畫布置至纖悉足垂永也自唐大
厯來而五代而宋而元以及於明垂千餘禩矣顧湖
壩多沃壤可稼穡歲收其入較恒田凡三倍官且不
稅豪奸睨其旁者羣攘而藝之如陳孝資林行章輩
旋復旋侵莫止也噫嘻昔賢捨田為湖而豪奸乃攘
湖為田匪以利民乃以厲民矣可嘆哉忠乙巳夏觀

天曹政出宰長樂首至廉民疾苦及地方利病進湖之長訪之乃湖長蔡弘立等率百餘人環拜號呼具湖圖陳始末歷歷指豪猾李昌謀等五十人姓名且泣曰往事姑無論即昌謀等竊據殆三十餘年今長子孫矣旱則閉閘壅泉自潤澇則決堤激水橫流是彼五十家恒樂有年而四里萬戶實歲歲戚也忠為憮然即命黃丞文弼廉之乃丞惟公惟勤悉得古湖狀圖以歸立召諸豪猾寘諸理往相湖形限得悉入所侵地凡二百六十六畝二分因思湖弗復民無田也復矣堰弗築民又無湖也復湖以溉田復堰以存湖然後法可久利可長也乃先後上議於代巡侍御蒙公水利道大參熊公太府邊公俱報可遂召匠伐石鳩工興事河泊官程世璉專監督堰之長凡一百一十五丈八尺高可一丈有奇濶稱之旁砌里愚上覆塊石涵閘斗門悉行整理堅固倍昔其貲追占地之稅不以損上其力出受水之民不以煩下衆志競

趨歡聲載野經始於十月朔再越月告成事焉堰之上復建廟三楹亭一楹側祠倉曹夫婦報恩也每歲春秋二祭辰思也祭之日四里人僉來羅拜誓戒廟一申約也易置湖長二名涵幹三名塘之長六十名示守也忠嘗慨湖興以來占者凡幾復者凡幾卒不能拔本塞源而蔓延至於李昌謀等之恣肆何哉因縱觀往牒則以墾開荒地抵補浮糧二說誤之也嗟乎地謂之荒必不毛而後可也茲湖積水陰民厥功渥矣烏得以荒訾之建湖之始四里民每畝受虛稅三分湖無留稅矣烏用抵補為也乃豪猾興詞每持二說以惑上聽者稍弗精究往往墮其欺而不知噫弊也久矣始倉曹捨田時樹碣於湖旁曰湖水弗竭由縣官明忠慨非明者而於茲湖利弊頃嘗究心頗得其悉昌謀輩弗能欺也嗣來者相與守之弗憚於猾議弗移於請託弗憚沮於強梁之家則此堰與湖並存此湖與天同久四里萬戶受澤水永永矣彼蘇

堤芍渠奚讓哉初忠之建白於院道也有樹碑之請
既得允忠遂巡邏不文乃四里人羣來再拜謂非忠
言弗悉弗悉斯弗永夫令守土談土之事信莫若令
忠乃弗克辭為記其顛末如此是役也黃丞文弼程
河泊世璉俱先後効有勞職而倡民
赴工者里人太學生李紹芳其最云

鄭岳重修東角遮浪碑記

昔賢治蹟若召埭韋隄可考也維莆自唐觀察使裴
次元長官吳興始堤海為田延袤數百里若遮浪東
角尤當海潮初敵歲吞噉以為民患揭陽黃公一道
來守嘆曰搏柔土以抗狂濤非計也於是殫慮區畫
白其事於巡按方公涯報曰可公乃於遮浪築四石
磯外植松木實以亂石數百艘以殺潮勢迺傳隄壘
石高九尺長一千四百餘丈橫亘屹立勢若長城計
用石十倍其長之數若木灰徒傭費甚夥給公帑不

滿百金稅畝以助之且多措置罰贖簡能授算以去
歲五月始工八月告成於戲公於茲役固一郡之大
計也嘗聞洪武永樂間隄兩決矣其時白浪直趨壺
山下草木盡死其後積歲修治苟安目前卒未有計
經久議用石者鎮定坤維消弭海禍若公可謂不世
之功矣公剛果敏達勞心勤民郡無遺便此特其大
爾兩鄉之民議立生祠祀公取埭田十畝以充香燈
且礮石豎碑用記厥績公既去郡郡丞譚侯鎰終其
役予乃追述
其櫟刻之碑

黃養蒙重修南安縣廟學記

南安學宮舊在邑治之東宋紹興中邑令劉孔修改
於邑之三都元至正中令李宗閔復於邑之東址既
而以廟學逼尉司仍復於今地國朝因之嘉靖乙酉
邑令顏侯恢聞舊基改作新廟壬寅節推葉公奉令

建啓聖公祠於廟左已酉邑令唐侯改築雲津橋翼以毓俊應奎二坊中鑿泮池潮涇其中邑學遂為大觀戊午己未倭寇煽亂民居盡燬惟學宮巋然獨存蓋異數云是時學官寄寓郭內洒埽弗常廢墜益甚甘侯來令於茲乃週視學宮喟然太息以為廟貌弗肅神人異處精神氣肱之罔乎非所以妥靈而育士也迺調度用費課工擇材於是廟宇煥然一新官有廬宿士有肄業克復舊觀師生輩因來請文以記其成竊聞之學也者所以學乎其心也心者人之所同具而常患於不自知先王詩書禮樂之教能順而達之非能強其所本無也士生其時周旋揖讓詩書禮樂不離乎日用躬行而自得其道德性命之實其論而選之也足為天下國家之用而未及用者亦無躁進競取之嫌流風所被雖衰季之俗猶有先王教化之遺意焉噫何其盛也三代以降漢人講經術崇師門數傳不變若董仲舒之春秋京氏之易伏氏之書

王式之詩終身立朝議論奏對不出乎一經之中而取予進退率能自度於禮義其風節猶足以攝奸雄而奪之氣安可以其訓詁牽滯而少之也至宋諸儒發揮義理之精微窮極道德之根本語學術則卑游夏論治功則陋漢唐似乎其過之矣然考其所樹立多後於漢而事功更不逮者何也無乃利祿之途既啓則得失之患已深議論之功日勝則躬行之實益微故天下國家未有以收士之實用而當時之好議論者亦未見有以用乎天下國家也夫虞廷之告戒精一之外無數語而所交警者惟水火工虞百穀之事寇賊奸宄之憂而已孔門之教性與天道則罕言之而所告語者孝弟忠信居處執事子臣弟友之道豈不以百工庶績固精一之所寓而庸言庸行即性道之所存歟今之工文詞以取科第者既不止於漢人訓詁之陋而高明者則又剽宋儒之緒論以附於道德性命之微夫道德性命之微皆發明其所自來

使人歸宿於實用今者躬行講說歧為兩途不能忘情於富貴利害之際而欲自託於道德性命之微此其用心乃與學者絺章繪句以鈎取利祿者等耳且道始於愚夫婦之可知而極於聖人之所不能盡今必求工於聖人之所未言而所行未有以服匹夫匹婦之心烏在其發明夫子之道哉甚者欲廢舉業而言道德立已見而誇獨得所言者非其所用好名之士靡然從之使言之而是也已非夫子從周之意而況乎其未必然也故六經之訓具在而諸儒之說已詳有志之士不患乎言之不精惟患乎行之不力誠使因所讀之書反求其所言之理守所習之業以究其所施之用為子言孝為臣言忠在官言政在士言學內不欺於吾心外不欺於其人則所謂道不遠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者在是矣若夫紛紛於異同之辨汲汲於功名之途則非所願聞也今邑侯之亟亟於修學宮而無敢後也夫豈無意歟是舉也費凡百

有餘金出於公帑之羨罰贖之錢而佐以書生之義助役附廟民工以數百計堅緻牢實視昔倍之皆甘侯克成厥終之功也侯姓甘名宮江西餘干人鄉進士在官修廢舉墜績多別記

呂旻新建海澄縣城碑記

海澄舊月港也為龍溪八都九都之境一水中塹回環如偃月萬室攢羅列隧百重自昔號為巨鎮故其地濱海潮汐吐納夷艘鱗集遊業奇民捐生競利滅沒風濤少抵牾輒按劍相視剽悍成俗莫可禁遏當道者憂之嘉靖戊申中丞秋厓朱公循百姓之請疏立邑於茲土格持議者弗果亡何島夷入寇奸夷煽殃相率叩闕復以立邑請詔下其議前守麓陽唐公縷陳其便力懇於兩臺中丞南明汪公侍御又池王公以聞既報可海澄乃得自為縣時嘉靖丙寅歲也先是八都九都各有堡以自衛而八都扼海口當賊

之衝唐公於是即八都之保置縣治而建學宮於九都當其時海氛四塞戎事方殷取粗辦於目前而已因陋襲敝民猶惴惴若集木然有議者屢欲城之竟以兵燹之後民力未充弗遑也隆慶庚午南泉羅公來守我漳按圖省方每惻然念曰縣澄所以捍漳也乃弗城奚以縣為未雨綢繆今其時矣顧誰與我共此者乎既而澄尹臨海王君以城請君喜曰是足副吾志矣即命駕往臨周視原野相度險夷遂戒工於八都撤故堡甃石焉慮材鳩庸賦仗任力酌閭邑丁糧以均其役取諸郵羨錢以充其費版築斯興昇輦咸集經始於壬申之春抵秋而成垣高二丈許周五百丈有奇闕門四東曰清波西曰環橋南曰揚威北曰拱極皆新制也易庠為崇化監為堅樓堞連雲演渤為池規制形勝翼翼冠諸邑矣易重設險以守國禮城郭溝池以為固蓋民保於城嚴扃鑰樹藩屏王政所必先也矧澄屹立海上外邊諸夷故易動難安

者乎南泉公閔達子諒才與誠合下車以來錮逋省
餉置學租剏書院征番舶以佐軍興扼險阻以遏寇
攘濬郡城之渠以疏地脈折烏礁之壩以弭水患其
碩畫遠猷未易殫述要皆安民固圉垂庥無窮宜其
汲汲於澄而亟圖萬世之安也詩詠南仲城方獵狁
於襄傳美叔敖城圻不愆於素古之遺烈也今公一
屬慮能使官不侈費民不勞苦海隅新邑隱然有金
湯百二之勢鯨波不興邊徼無警即南仲叔敖之功
寧復是過澄人樂得所庇莫不戴公功德念無以為
報者於是介文學某等徵于記托諸貞珉用昭不朽
嗟乎我公德寧獨澄哉全閩寧謐將終賴之其敢以
不文辭公名青霄蜀之忠州人起家壬戌進士所至
聲稱藉甚貳守羅公拱辰殷公康別駕吳公用章司
理尹公瑾皆協贊厥成者王尹名穀治行雅著於茲
役尤勤義
得並書云

劉鉞新建朱文公祠記

建安之有朱文公祠其來尚矣先生之先徽之娶源人猶孔子之先宋人也厥考韋齋歷尉建之政和延之尤溪二邑始寓居壑寺尋假館鄭氏而生先生亦猶叔梁紇仕魯為鄆大夫禱於尼山而生孔子也先生年十四而韋齋歿於建之水南環溪精舍遺命先生師事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而以家屬之少傅劉公子羽公為築室於崇安五夫里先生遂奉母祝夫人遷而居焉晚年遵韋齋治命改卜建陽之考亭居之八年而歿後二十七年是為寶慶三年其季子在佐其嫡兄塾之子鑑相宅城闕從士大夫請作祠以奉先生遺像建安之祠實自茲始嘉熙中建守王埜別創建安書院亦為祠其中以祀先生而以真西山配之元至正間遣京學提舉危旂航海奉制加封頌上醞少牢告祠於家仍致祭於書院於時兩

祠猶並存也世移物改書院尋燬惟家居之祠僅存
然厯年既深梁棟朽壞國朝永樂初有繡衣黃門使
行部過祠督責守臣為加修葺仍舊貫撤朽更新去
壞為完始有足觀者正統初詔復其家景泰間奉特
旨徵嫡長九世孫挺入京欽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俾歸以奉祀事尋勅有司每歲春秋給官錢為備
牲帛祭品仍頒祝詞命挺恒主其祭繼又因憲臣有
請增益祭品以門人黃幹劉煥蔡沈真德秀配享朝
廷崇報之典茂以加矣惜乎舊祠規制淺隘俎豆陳
設奠獻升降俱莫能展因循日久大不足以稱崇報
之意天順五年冬予自職方員外郎來守是郡越三
日拜謁祠下顧視局促心甚不安銳意改圖而慮難
其地退而與挺商之挺曰屋西有堂數楹敗梁朽柱
固在先侍郎舊居也舊為武臣所據近因朝廷有修
祠之命賴司法之力已復之矣其址高墮廣濶足以
改創祠宇但乏力耳今遇賢侯下車之初首詢及之

誠有待也既得地又慮財無所出乃經營謀度遇有羨餘公錢輒存積以俟入發庫藏得無名色布五百餘疋仍不足乃分俸錢以為之勸而郡中尚義好名之士咸翕然響應各隨宜出貲以為之助越三時而財用稍備適遇賈人販大木至有不期然而然者於是發貲市材命工興役專委甌寧縣學訓導王遜夫相挺以掌其事復令老人魏應璧吳楨分董其役中構堂四楹前為重門夾以兩廡堂後建閣以奉度前代制誥并畫像遺書閣之左為庫右為厨悉以次告完其費金以千計而一毫不科於民用民力以萬計而一夫不役於里經始於壬午八月落成於明年六月又明年臘月之吉始移奉先生故像於中而列黃劉蔡真四配像於左右題其額曰道學淵源之祠而虛其兩廡俟參考先生門下平日從遊之徒并子孫之賢而有功於奉祀者分立牌位從祀於其間焉嗟夫先生發明六經表章四書集羣賢之大成繼往聖

之絕學其傳道之功不在顏孟下前人道之詳矣是
宜配享孔廟位次顏孟方協公論前乃列諸從祀之
未與漢儒為伍於義未安今觀先生過化之處莫不
有祠皆有義存焉婺源之祠表所自也尤溪之祠著
所生也考亭之祠奉厥終也其他遊宦講學之地所
祀不一然皆莫宜於建安之祠焉蓋建安古郡名總
各邑而通諸道先生往來始終寓於斯後嗣嫡長累
世居於斯前朝頒封制命藏於斯我朝錄蔭後人褒
崇明祀實在於斯以是較之祠之立莫宜於建安而
建安之祠當為諸祠之魁凡我有官涖是邦者豈可
視為尋常而忽之哉朔望率郡人子弟焚香拜謁此
理之常固不可忽春秋循例給祭品必豐必潔此歲
序之常尤不可不謹門下庫役更替有常不可缺也
修飾祠宇帝令昭昭不可違也此皆有官者之責若
每晨必參每祭必誠典守戒嚴罔敢瀆慢其責在承
祀蔭官與凡朱氏之後人焉祠成之初已請少保李

公記之矣然記其大而遺其細余故
取續書始末詳細以詔來者謹記

何喬新節孝祠記

古之忠臣孝子烈婦遭時不幸死於所天者代有其
人而出於一家者蓋數父子同死者有之矣晉卞壺
是也夫婦同死者有之矣宋趙鼎發是也至若忠孝
貞烈萃於一門若福寧州尹王公者曠百世不數人
焉公諱伯顏字伯敬濱之霑化人也起家宣使為祈
陽令調烏程遷信州推官元至正九年以大臣論薦
擢朝列大夫福寧州尹至之日黜奸吏誅元豪覈賦
籍均徭役修學宮以教諸生建禮殿以祀先聖福寧
翕然稱治尋陞福建都轉運副使會盜起徐蔡蔓延
及閩羣凶相煽為變漸逼州境民留公不得行公乃
築壘門募民兵守之嚴堠望謹烽燧賊不敢犯十二
年秋賊陷寧德掠羅源勢益張冬十一月賊與建寇

合兵來寇公遣巡檢阮宗澤帥兵出禦之而命千戶
嚴伯顏不赤花主簿陳文積守西門宗澤兵敗死之
文積思不敵開門先遁賊突入公聞之亟帥親兵迎
敵連戰數合不利被執賊坐州治召詰之公掀髯厯
階而上叱賊曰強盜復作態耶賊叱之跪公兩手據
地不為動賊大怒欲撻之公詬曰吾為天子命官頭
可斷身不可撻遂引出東門外害之立而受刃血出
白如乳民哀之哭聲滿巷明日賊執公仲子相及其
婦潘氏至相罵曰吾父已死吾豈苟生者何不速殺
我當為鬼以滅賊賊怒甚斬之潘有殊色賊欲汙之
潘產未彌月不可近乃閉之空室不食數日自嚙其
舌而死寇退民殮公權厝於東郭佛寺明年公長子
楨負公遺骸歸葬行臺御史余公闕以其事聞命立
祠學宮之右而以相與潘侑食焉元季祠燬成化壬
辰八月予行部至福寧耆民林慈等相率請復公祠
予因出觀公與賊戰處古木蕭參寒烟蒼然溪流瀟

號有悲號聲慨然太息想見公之為人乃以廢佛寺
曰般若菴者為公祠命縣丞劉福介葺其弊陋加之
巧壘前為三門傍為兩廡繚以高墉肖公像於其中
而相配之而置湍之像於東廡懼瀆也經始於是月
甲戌落成於是歲冬十月辛未扁祠額曰節孝邦人
請予書於乎公死於忠而子死於孝婦死於貞視卞
壺趙昂發蓋無愧矣是宜祠也乃作歌以遺邦人使
歲時歌而祀焉其詞曰雷宇沕穆兮烟冥冥蕭鼓奏
兮單燈明神馭招搖兮何許幃將降兮風泠泠公之
來兮駕蒼螭佩吳鉤兮曳絳旂俯故宮兮太息城郭
是兮人民非松醪清兮海蜡香正屢舞兮升公堂威
靈赫兮洋洋子來歆兮婦亦嘗公雖死兮差何傷一
世之短兮萬世長龍山之巔兮長溪之涓條而去兮
忽而來嗟我民兮降繁釐民之承祀兮千古無隳

葉向高西湖通水閘記

八閩東南之所稱靈臯也而三山形勝為諸郡雄其
水茹溪受潮紆紫若帶銅盤諸流復匯而為湖道以
四閩經緯郡治蓋此邦之殷繁茂昌實式靈之矣比
年以來水道漸淤雖溪潮無恙而北閩納潮之故道
湮塞無存向之經緯郡治者僅同行潦於是縉紳先
生學弟子及三老父兄咸言閩靈壅澤諸所不便狀
欲請而復之未得也太守武林江公視事踰年邦大
協和乃身自行河登郡城四顧覽觀慨然嘆曰是河
不疏後其陸乎且湖水西停無復迴抱風氣漓矣守
實不穀以忝邦人其將圖此役也遂日夕焦思集諸
吏民陳說便宜而公獨裁以清衷適中竅會公初策
河仰於潮其勢易枯上源不開下將日壅則議復西
河之水折入北閩以與溪會而下流濬矣又策河流
難通雖東西高下勢如建瓴可一瀉盡也流之不節
源何以供則議壘石為閘鍵木為闕扃而蓄之吐納
有度而盈縮之權可得而操矣公又策湖水漲決將

徙而啗城是我委利於河而移患於城也則議樹閘於此闕之外以膺湖衝而金湯固矣公又策工役繁興縣官之帑藏無所取羨而民力又方絀也其若何以佐費則議庀嘉肺之羨緡為木石資又議先隄河次決湖以測水之淺深仍其通而疏其壅者役乃大蠲而公私稱兩利矣公既殫精於河畫無遺慮乃奏請兩臺使者併藩臬諸大夫先後報可遂以萬厯戊子孟夏肇工凡五閱月而工成洋洋湯湯渾流無窮而公猶按故牘籍湖之賦於民者盡捐以予諸生而移其征於墾田之稅又復湖中之閒化山亭焉舟馬郡之士民聚族來遊相與語曰美哉吾太守公之為茲役也吾向苦河之艱舟而誰為之鱗次浮乎即吾抱甕而得飲甘也誰奉以醢醢哉其祝融之虐吾室廬者又誰鼓陽侯驅之俾有寧宇也又其大者以吾人士之遜往烈也毋亦川靈之失職使然而今眾流朝宗若輻輳矣則又誰伐也夫吾郡之有河而無河

久矣至太守公乃始有河又始有河之利天其憫我
邦人而遺之太守公以造福於我哉二三子識之余
不佞聞士民之誦說公心向慕之而公又屬予為記
成事余惟任事之難久矣非任事難也彼見利害之
不切於其身而莫適以身任也又內奪於遽廬外搖
於築舍而莫能任也即不然者而能有所建豎或亦
迫羣議而靳見功非出於惻怛真誠之本心德易朽
矣若公治河之役固吾邦人數十年來之所遞議遞
休而莫任其責者令公稍示難而姑見緩陽受其端
徐而托於二三之說以自解而謝邦人孰迫公也乃
公勤勤矻矻二載弗休不啻其身瘁而家弗理也至
竟其大指則在於鼓士類阜民生不難勞其身以微
福乞靈於川流蓋至今日而後公喜可知已而公又
欲次第闢劍池祠龍神復路通河之三十六灣以完
形勝於是乎公之真誠惻怛孜孜為民也真天性固
然令世之任事者皆如公夫寧憂天下哉昔召翁卿

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閘廣溉民愛而父之而文翁涖蜀好教化蜀地學者比肩齊魯學宮世世祠祀此其人皆聲稱蔚起為循吏規而公意且兼之其遠在二子上乎公名鐸字士振別號繡石澍之仁和人

葉向高一拂先生祠記

一拂先生者宋熙寧中上流民圖鄭公使也罷官歸只餘一拂故稱一拂先生嘉定中易先生名為介今祠名仍稱一拂者以此邦人習焉不欲改也余惟先生聲名在天壤忠義在簡編魂魄在名山俎豆在郡國千秋無斁烏用辭已取先生傳及謚議讀之嘆曰嗟夫世之淺窺乎先生也彼以流民一圖為先生重耳夫先生力拒權相之招至啗以美官而不顧屢觸羣奸之怒至中以危禍而不辭汲汲皇皇為萬姓請命此其人豈僅以慷慨敢言自表見者銀臺之疏一上人主至感歎咨嗟傍徨不寐舉其平日君臣間日

夜講求以為振古之事業一旦而幾於盡格是時元老大臣如富韓諸公力爭而不得而先生以監門小吏乃能得之其精誠力量為何如乎先生一爭於安石而侂勝再爭於惠卿輩而遂不悟新法之行而罷罷而復行先生之竄而歸歸而復竄以卒成元豐紹聖之禍焉此天也非先生之所能為也吾讀先生前後疏語皆憤忠激烈至於用兵之利害羣小之奸欺反覆開陳無所顧忌千載而下猶足酸鼻宜其足以感人主之心而動其聽使世之臣人者皆如先生天下豈有不可為之事哉先生之志雖未售而精忠勁節已足暴於天下萬世無所復憾獨惜元祐彙征之時僅以廣文一秩置先生於遠郡而無能推轂同升以究先生之用則司馬諸賢亦有不得辭其責者後之議先生謚曰介介然特立於衆小人之中猶可及也介然獨立於衆君子之中不可及也斯其為知先生矣夫金陵自六代以來寄跡者不知其幾皆湮沒

無聞而先生讀書一片地經今五六百年草木猶香
廟祀勿絕回視半山之亭不啻霄壤然則監門小吏
其所得為
已多矣

葉向高陽岐改復舊路記

閩會城之南有江達於海其水自上流四郡千餘里
皆匯於此而山東之故名峽江怒濤激浪急湍旋渦
險若瞿塘自峽而上可二十餘里為陽岐江水勢紆
緩一葦可航勝國以前行者皆從此渡稱坦途矣其
後以兵亂榛蕪間逢虎暴乃徙而由峽路雖稍平而
每值風波輒葬魚腹即近者隆萬間大比之歲生儒
溺死以千百計行旅病之欲仍復舊路而人情因循
憚於改作屢議屢寢直指陸公來按閩悉心民瘼百
廢俱興檢舊牘得前福清令條議慨然嘆曰茲路不
更其母乃委民於壑乎檄下郡亟圖之太守喻公躬

往相度如陸公指而或者又難其費甚且謂余窺大田驛為墳而創此議也憲使陳公持之堅方伯丁公力主之以上陸公公報可且相與計茲役也議論實繁今決以兩言不煩民不改驛又安置喙將鳩工屬丁公奉命撫闢乃移渡於陽岐江自江而南剪棘甃石平高堙下闢為周行者五十餘里為橋二公館二舖舍六亭一微廬十增渡舟八埏埴材木人徒之費與為金以兩計者一千七百有奇皆取諸沒入之貲與兩臺贖鍰官不捐帑民不與聞經始於辛亥季秋告成於壬子之季春較其道里視峽江減十之二自吾邑以至莆陽漳泉之往來於茲者江行如陸陸行如市陽侯不驚猛獸屏跡萬口騰歡歌謠載道而丁公陸公復博訪於衆謂取渡蕭家道緣吳山徑達臺江尤為徑便惟沙州稍隔則浮橋混柱之法可行乃更為除道建館與陽岐路並存以待人之自趨其計畫周詳一至於此丁公以書來告余使為之記且曰此

事為道旁之舍久矣斷而必成惟直指功次乃諸大夫不佞何力之有自今而後遵道遵路無忘直指與諸大夫以擬於召埭白堤是在邦人余南向再拜稽首曰是惟中丞直指與諸大夫恤我閩人出之鯨宮屢窳而登之康莊敢不世世拜賜因思三代王政輿梁道路無不置力單襄公過陳道弗不治即知其國有大咎況於百千萬人之所跋涉與馮夷爭一旦之命其為患害何如而可恬然置之乎昔交南七郡泛海轉輸沈溺相繼鄭弘奏開零陵桂陽道交人賴之楊厥通褒斜而罷子午後世鑿石頌德即吾閩萬安橋之役父老至今頌說蔡端明不置千百載而下此為再見而今日之舉事半功倍公私晏如較之往代更為難耳乃余於此有深慨者夫平險問之水濱遠近稽之道路利害折之輿情至為易辨猶不免於悠悠之談幾成阻格蓋人情多端口語難信天下事之困於議論大較皆如此矣此中丞直指所以大造閩

也

葉向高福清縣拓城記

福清為縣自唐聖歷二年割長樂縣南八鄉始置時稱萬安從鄉名也偽閩龍啓元年始名福清元州之明復為縣而俱無城嘉靖甲寅以島夷毒閩蔓延瀕海四郡福清內蔽三山而外過莆陽泉漳實綰輻重地寇所出沒始議城城時師環其疆倉皇畢事北傳高山西跨岡巒而東迫陵阜賊登阜而攻若對壘焉從東望西周垣畢睹我之戍守虛實較若列眉而最害在北戊午之變賊據北山俯而瞰城每發輒斃守堞之士披靡奔潰無有以一矢加遺日未移晷萬室蕩然論者咸為城咎亟欲議更頃之寇創歸城遂如故迄今三十餘年而莫任其事前令廣昌羅侯清遠歐陽侯先後為牘言城失險狀俱報罷歲壬辰島寇

肆虐朝鮮海上戒嚴邑父老諸生羣走請當道下其
議屬領邑事者謙讓未遑無何丁侯自德化徙令是其
邦侯嘗讀前令牘業為扼腕下車首循城慨然三嘆
茲城之不更即一旦有急令何以從邑子弟立睥睨
間往事之不忘其安能晏然於此土也父老諸生頓
首願受畫侯乃陳便宜甚具以請俱報可屬以募卒
增餉造餘艘公帑大誅公乃令民以丁畝輸金召父
老之幹力者董事闢城跨北山而臺其上移西城山
之半包岡縈澗縮東城避阜為臺以當敵衝四門並
以月城一新諸樓櫓敞堵窪垣咸有增築經始於癸
巳初春入夏而告成事金湯屹如實父老相勸趨役
而侯固日夕撫循却蓋徒行暴烈日中版築犇走雲
集子來城成而過者詫以為神侯乃悉稽城垣經費
其所某役受金若干巨細條分纖悉無漏籍而報諸
當道榜通衢以示民物情大孚父老固已心德侯又
念其勞苦功高相與謀為祠祀侯侯力辭謝則相率

造不佞謂是役也實邑萬年之伐太史宜紀其事以
詔來茲余惟任事之難昔人所嘆病在處堂偷安禁
舍撓議慮之者不審而聽之者易清往往無窮之業
以小利害墮矣然皆其禍福未形是非方隱非抱獨
知之契者難以從事未有如邑城之失險受禍往輟
昭彰耳目所共睹記無俟懸衡而豫卜者也乃猶或
懷承平之安以不腆敝賦勤君侯之焦思則吾邦人
愧矣昔當土宇初定之時其經畫濱海獨詳閩自列
郡外置衛者四融居一焉而翼之以萬安所夫寧重
福清誠重閩也福清完而三山之屏樹閩南之道通
淵乎神謨此所謂見萬里之外歟然則君侯之功寧
下邑是賴即閩百世祝可矣茲役也臺使者監司咸
贊其議而太守山陰何公為尤力詳具薛觀察所為
記中計移舊城四百餘丈增新城二百丈並月城臺
樓及修築諸費共徵編戶六千七百餘金莫有逋者
督役則邑丞某簿某効勞則耆民某等七十餘人侯

南昌人諱某字某別號見白豈弟明敏卓然循吏尤能任事加意興除此其大者云

葉向高重修福清縣儒學記

福清儒學舊在宋西城門儒學坊外嘉祐間邑人游冠卿提舉本路輸地為廟乃移邑治之左元豐廣為學宮其後代有損益故籍可考也至明嘉靖戊午倭寇戕邑學燼焉後稍建廟及堂餘以時詘闕如也歲壬申邑令南陵許公為學舍數楹於堂之東偏集諸生絃誦其中公去而弛業稍復頽圯博士龍溪蔡君以孝廉來奉職令則嶺南歐陽侯相顧咨嗟謂融實閩鉅邑才賢蔚起而學宮顧簡闕不稱無以觀四方吏職之謂何相與謀從事而難其費令曰帑有金可發吾牘而請之然懼弗給也博士曰公先之士民有繼者矣乃以所請六十金始事建東西兩齋諸生幸毋雨立隨念啓聖祠及肅帝御製敬一箴亭居學宮

之後湮沒莽莽莫跡其地乃移祠於堂之左掖而亭
其前累土為基爽塏煥奕傍宮地數武故沒於豪奪
而歸之庠濬溝以疏流潦伐石為周垣水不能壅又
垣而橫於大洋之前望之若屏觀視大肅工業有緒
乃稍理兩博士舍曰奚以為弟子師而居同儕庶哉
然而所請金不足當役之半自令而下各有捐邦人
亦稍稍相勸輸乃其於學舍誦矣謀稅其餘於民而
收其緡錢為繕費諸廢一新既竣役邑諸生某某輩
羣走而請余為之記余自籍青衿而遊於斯徘徊宮
牆穆然深念乃今二十年來而覩有茲舉也今尹博
士之功亦此邦為烈矣昔在草昧闕號閭胥職方之
籍不比於中土觀察肇興文教乃闡引於今茲愈熾
愈章跡往而譚昌明之運啓於一方亦有其時融自
往代彬彬稱隆入明而南宮之舉與公車之上累累
若貫較閩初造不啻昏旦乃求勳名昭揭齊軌前鑑
與海內競爽學宮之掌故具在亦邦人士所扼腕也

山川之氣不盡於宣洩則將有所儲以鍾其靈淑今
融士日盛於閩為前茅矣令尹博士順風而呼視觀
察難易倍蓰無算融士修故業而光大之位熙洽而
贊休明事半功倍在此時也有啓而興有兆而合良
非偶矣或者謂閩實多賢乃其為閩重則建溪諸儒
明興而組豆者四閩無與焉視往昔替矣重閩在士
何可以不勉旃以余所聞建溪之業肇自道南同時
及門實推信伯固融產也建溪引濛汜而中天故於
今昭燦信伯再傳而亦之又再傳而希逸星晨沒矣
源流正學邈於前修閩自建溪外宜莫先融紹明久
晦之緒以有辭來許亦在此時也夫修業有力而導
道有儀固國家建學造士之意余是以並及之以俟
遊茲地者覽焉茲役也肇於辛卯歲季夏其秩博士
上南宮再至而始迄功令尹未訖而去乃功俱可述
矣

李賢重建朱文公祠記

道在天下賴人而明然非聖賢不能明也而聖賢之
生世不常有自孔孟以來千有餘年發明斯道者始
得周程張朱數人而朱子者明道之功為最多焉所
謂集羣賢之大成者也回視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者
其用心也為益勞焉何也孔子之時載籍未繁邪說
未熾刪述六經之外無他說也朱子之時載籍不勝
其繁矣邪說不勝其熾矣六經之外書傳子史又倍
蓰焉莫不一一折衷而發明之其用心之勞為可知
矣嗚呼孔子而後羣賢用心孰有勞於朱子者乎能
勞羣賢未勞之心亦能見羣賢未見之道此朱子明
道之功所以多於羣賢也然則洙泗以還博文約禮
兩極其至紹道統立人極繼往聖開來學而為萬世
宗師者朱子一人而已俾斯道大明如日中天天下
後世何其幸哉而奉祀之典宜極其盛所在尸而祝

之可也況其生長之鄉乎乃者建寧太守劉君鉞走書至京師告予曰建寧文公之故里也子孫世居焉舊有祠堂宋寶慶中之所建也歲久頽廢自永樂中有繡衣黃門巡歷者率其郡守重建之正統初詔復其子孫差徭官為修葺祠墓後以其九世孫挺為五經博士以奉祭祀又增文公弟子真西山蔡九峯劉文簡黃勉齋以為配享天順五年冬鉞來守是郡拜謁祠下觀其規模狹隘不稱瞻仰遂詢得所復之地展而修之中為正堂輔以兩簷東西為廊前為重門後為庫厨復建閣以為藏書之所經始於六年八月甲子落成於明年六月甲申敢請為記垂示永久幸甚予惟劉君此舉可謂得治郡之要矣夫治郡莫先於化俗化俗莫先於舉賢一郡之中有先賢焉為郡守者必當表而出之以勵後進況文公大賢天下所共尊崇者所居之地尤當大壯祠宇以奉之俾是郡之人感慕興起咸遷於善則人倫厚而風俗美矣治

郡之要孰有先於此雖然劉公表祀文公固能感發
郡人矣而在已亦宜取法焉凡文公作郡治民之術
具載方冊可效可師尚其體
而行之毋或忽焉是為記

李默漳南常平社倉記

筆山侯公之飭兵漳南也未數月即修保伍之法於
是得勝兵數萬人守望聯絡足備非常而部內三農
悉仰山田旱潦輒皆受病乃復思所以振業之者得
常平社倉法焉夫古者之民耕有餘積人自為備後
世利孔下移荒政漸起乃有計臣謀士調盈虛之數
制輕重之權使國寶不散於穰歲饑人獲救於凶年
夷吾李愔率由是道至漢宣始有常平之名齊隋之
間復立義社蓋常平官給糴本社倉則課取於民二
倉之制代有損益然未有合而為一如侯公所立者
也以予觀之是舉也有五善焉初公下令曰歲以此

價歛亦以此價散均是價也歛於稔秋已同增直散於饑夏即為減估糶本不耗而市價常平斯得魏人饑熟三等之意一也公又令曰糶糶聽掌於富室監正察之歛散必於當社主者司之買戶無越一舍保長俞之蓋應古者鄉里門閭各有委積之義二也委官總其要縣受其成臺督其慢出納不制於有司泉貨不患其折閱三也準宋之常平則無責息之弊方隋之義社即無科率之嫌視今之預備又免春賑秋還之擾四也蓄賈不得以游市拙業咸足以相通積貯既富人情自安食穀之民便成帥衆彈壓奸宄五也備斯五者謂之善法雖達之天下施諸百世可也獨漳南乎哉曩時公謫判泗洲丞曲邑嘗一再行之既而貽書問默於京師默報之曰于方得罪於時又居人下宜勉修形跡善自晦藏法可不可于姑置之會予亦有宣州之役屬時薦饑求為黔首請命而不可得乃知侯公終不以俗情傷澤物之志而愧予言

之大陋也今公持節按汀漳專制數千里其得行與否視州邑不啻倍蓰位高而德益博形順而勢益便行見公柄用於朝為國平準庶幾推之天下以俟百世然後快於公之心獨漳南乎哉或疑公憲臣也奉璽書察郡詰戎兵爾矣此固其急歟然宋之常平義倉悉領於提點刑獄轉運司顧不得與此可以知事守矣人臣經營四方苟有利於國家雖奉使視火橋詔開倉古人猶且為之況於憲臣無所不當問哉公語人曰吾法朱子法也嗟乎朱子之法古法也當是時國蹙民貧崇安社米亦稍取熙寧敝政潤色為之今併無是矣公迴翔郡邑所至為民興利其所建立往往過人意必有純白之心與晦翁異世同符古法即公法也

李默甌寧縣儒學官租記

古之養士也以詩書禮樂不聞以利後世士鮮力耕
資身恒困於無策故其養於學校者非重有以恤其
私則士不勸非為利勸蓋動於義也彼誠知上之人
待士如此意氣所加士心畢奮矣必家賦粟而人齎
帛也瞻學有田始於宋代本朝稍易其制博士弟子
常視員額斥民田租給之蓋廩於官者十纔一二故
士多貧困而為有司者又率視學校如弁髦不則拘
檢名法應文飾欺自學舍掃除之微尚不能有所振
紫況能明詩書禮樂之教哉三衢澗濱徐侯之為吾
邑也入修色養出勤民德精核疆畝靡滯弗興尤以
才藻修姱稱於上下士由此爭北面事之侯益思所
以佐其缺乏而作之氣郭西有地曰大洲久為佛氏
所據租入頗贏侯因訟鞠得之曰是洲固官地汝髡
何得乾沒士貧弗恤而為汝封殖乎乃奪以贍學具
白當路許之會鄉闈徵應試既士舊纔二十二人侯
力請於督學朱君得增至三十如建安之數士益感

奮竊意侯所為待士如此豈直以區區厚獲為諸生利無亦以意氣相招徠而思以舉先王之教爾也先王之教固將使人誦服詩書興行禮樂養之於學校而用之於朝廷慕義懷仁可以觀忠卑躬砥行可以觀孝菲衣惡食可以觀廉執德不阿可以觀節易曰觀頤觀其所自養也故士必有以自養而後不為利勸不然異時崇陷厚祿則利眩於朝豐田廣宅則利眩於鄉險難危疑則利眩於身豈獨居貧然哉是秋甌士登賢書遽至三人皆侯素所獎識建之他庠莫與比伍以茲希濶之會而獲連茹之拔風聲感召一何偉也先是學諭陳子萬善訓學葉子浚王子大同率諸生詣余請記余謂請俟鄉書為君等決之至是果然爰舉徐侯作士之功為諸生誦以勸利示規庶幾明侯之志侯名文河甲辰進士洲租為屋以間計百六十有六為田以畝計百一十有四其始事為嘉靖辛亥明年作官租記要成績也

何喬遠張橫渠先生祠堂記

余入建陽拜朱文公於考亭因求文公墓而拜之夜
逕崇泰之莒潭則有張橫渠先生祠改創未就怪而
問之乃先生子孫有一派於此自闕中入閩累世矣
先生子孫四勿四可煥南其猷拱北天常數輩皆文
學諸生也畱宿其中有碑石方卧地余曰文未曰未
也余曰請為役則幸甚遂以請記曰君子之學唯完
天所以與我者而已矣人之一身父母生之而實天
地生之故以天地為大父母詩曰夙興夜寐無忝所
生言所生而父母天地皆舉之矣無忝父母一身之
事耳必無忝天地而後為全盡心吾之心性吾之性
也存而養之而孟子以為事天孔子曰仁人之事天
也如事親孝子之事親也如事天孔子之學以仁為
本必至於事天如事親而後可以為仁不則不辱其
身不敢先父母之遺體行殆而僅謂之孝故必欲立

立人欲達達人而後弘之胞與者至無窮故曰聖人能
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然後此心之仁克周
普遍於天地之間此大成之學也喬遠謂先生西銘
一篇括盡仁體而要以完天所生為主無常變無死
生一以順受天命還稟天則此先生一生橫絕千古
之見合之正蒙所論撰多是此意是以仕宦所至諄
諄焉與人為善引而進之以求為比屋可封之俗此
則先生之學存之論著而見之施為者楊龜山初年
愛無差等之疑既未能見先生本原之地而程朱二
先生理一分殊之說似亦未呈露而使其燦然而喬
遠直以為先生之學唯求完天所以與我者而已矣
喬遠平生雖有志於學老大無聞無所底究而為先
生西銘之篇謬自謂能通其意敢書之祠下以告學
者以答先生諸子孫求言之請以表為役之願欲詡
一言於先生之祠以為有榮施

王大涇遊武夷山記

萬歷壬辰十月余拜司理之筭扁舟過武夷時道士王隱泉為導謁萬年宮泛九曲拜紫陽祠入雲窩登接笋宿天游觀僅兩晝夜而返未能得其十之三也居諸歟忽十有七載已酉之夏始獲重尋是遊同行者周喬卿徐興公蔣子才而江生仲舉則自建陽送余至以五月二日發興田驛午後臨溪即見大王峯巍然而慢亭二字若彈丸隱隱可辨衆皆歡呼踴躍渡筏而西南及山門而雨作道士游體元者從泥淖中肅容入宮焚香膜拜循東西廊觀遊人題墨及諸石刻汗漫林立其可讀者蓋甚而惟和女高子卿諸詩誦之又淒然不勝河山之感也黃冠攜餽飮漢祀亭上小酌出宋嘉熙時玉簡傳翫簡雖半焚而文尚無恙字畫精工當時青宮未兆邊釁漸開委政彌遠成天諸匪人而區區以玉帛壇醮為足祈天永祚亦

大惑矣已相與登玉皇閣觀道藏入右廡小署拜宗
子相徐子與先生祠從祠後觀幔亭字差大如斗問
道士云字高廣三丈許益相與駭嘆適雨少止出山
門而右百武至會真觀登樓瞻徐仙蛻二齒粲然如
玉歸徑山左披蓁莽里許抵幔亭之麓雲龍道院院
彭祖所居今為一水草廬吾邑陳光祿先生所營也
精舍數椽雖稍庳陋而室旁松枯千章扶疎蔽日其
後百武為漢祀壇然荒蕪無人跡雨復絲絲集迺跟
蹌返至方丈宿馬翌日雨下如注溪漲高於雪山覓
舴艋不可得余與諸客分韻賦詩題之左壁而昔時
王隱泉者聞謝使君至衝泥來會問其蹤跡曰謝人
間事遊跡虎嘯巖十載矣相慰勞久之因導至王司
馬祠觀予當年題墨宛然在也王為余言往歲當事
欲科宮田充餉藉使君慫恿於郡大夫稍得寧處不
數載而稅竟增矣遂至堂後一祠書余官爵姓名其
上余大噓命亟撤去之又翌日雨稍微衆欲適雲窩

道人具酒脯青雀中以待主客與僮雜坐其中溪流
駛急舟以寸進而諸峯雲氣開合乍明乍沒厯止止
庵虎鼻巖水光石大王幔亭二峯黛色倒蘸為一曲
兜鑒峯矗若浮圖獅子巖踞地欲吼粧鏡臺若圓若
方而玉女亭亭然臨之為二曲稍進三曲為鐵板障
翰墨巖水中印石隱然獨浮而大藏峯頂亂木橫架
上閣小舟不朽不墜竟莫知其所自來也時霖霖未
止若溜湍湍漫仰視雲際峭壁人跡都絕惟一二山蹤
緣石上探鳥卵復為野鷹所搏來往趨捷若飛意殊
樂之又進四曲為金雞洞卧龍潭天柱峯更衣臺五
曲過紫陽祠而雲窩至矣衆舍舟而登窩為吾邑陳
司馬孔震先生所葺相傳宋陳丹樞煉真處也面溪
踞石傍接笋而負隱屏門逕估屈寮閣嶽峙種種合
作而最上巖隙一小樓尤為險絕遂入中堂飯飯已
過接笋峯下喬卿賈勇先登予與興公以常登不復
上子才仲譽嬾至梯側厯十數級俯視而顫幾墜

乃匍匐而返余為大哈相與藉草欲譚仰視天遊峯
頂新瀑怒號崩瀉亦足令人毛豎也頃之喬卿下遂
入茶洞土人獻新茗啜之還至雲窩前始就輿取道
入小桃源緣壁循澗汙澀沮如沙岸善崩十步一跌
五里許夾石為竇跨木為梁深谷杳然湍奔其下碧
草修篁蔥蒨菰谷口即不必尋桃花胡麻而知非人間
世矣過洞而桑麻平川豁然別有天地茅屋數間以
養蜂采茗蒸竹制楮為生小澗屈曲里許流水琮琤
桃花夾之故名小桃源又以石崩故名陷石堂此為
山中第一絕幽所也時與公欲之鼓子峯而道人以
雨後棧不可登辭遂歸舟次越溪而之城高巖巖稍
亞接笋然石磴木梯亦不下百級四人蟻附而升僧
寮道院寬倚雲杪修整絕塵殿後高阜正視三教峯
遠睇九曲毛竹千竿蒼翠欲滴有一木而雙梢者亦
奇種也下而放舟隨瀨瞬息至二曲復輿而上入山
漸深溪聲稍遠唯亂峯泉脈瀉石罅間時時濺人衣

袂過虎嘯巖遙望石屏蒼蒼倚壁而梯踞峯而亭者
為一覽臺又六七里削壁中陷倒懸石鐘歲久而墜
者為石門巖巨石萬仞下空若屋深廣十餘丈如是
者三三為風洞杳墨潦濕風從內蓬蓬然吹骨冷入
其內則兩石對合不交之處漏光一線差可辨也而
上滴下淤不可廁足毋論輪蹄罕至即鳥鼠之蹤亦
絕矣左祀郭法師像相傳法師收巨蟒於此而土人
又言陳友定曾據此為寨數載莫可考也有間暝色
將合迺歸至虎嘯之麓躡石梯踐飛瀑徑穿壑石中
出繩樞方丈度巖際而據木末即王道人居也丹房
藥竈石牀竹几殊脩然有鸞鶴之想因畱宿焉中夜
泉聲淒徹魂夢俱涼晨起各賦詩畱贈王君仍出葛
蒲角黍餉客復由山門右折抵一僧院亦自雅飭幽
致日高春乃別去至萬年宮仲譽辭歸予四人取道
馬頭巖而上昇人咸有難色強而後可路中大率類
桃源而荒蕨險偏過之厯三姑石化鶴換骨二巖過

龍潭是時山水驟發萬壑爭流行者什九攀石什一
厲水久之過茶林落落數家有雞犬聲知馬頭巖至
矣門鎖不開毀扉而入懸榻凝塵左側精室新成藻
繪皎然其先為張煉師凝庵所開尋蛻去今道人吳
子禎欲卜居而未遂也余與興公口占一詩題壁間
而去至天心庵憩馬庵至澈陋香火零落黃冠色如
菜其創置不可考復越一峯而至杜轄巖路窮而得
石石窮而得洞短約橫施俗轍不到故名杜轄也門
徑類小桃源巖洞類一線天而萬峯羅立溪流如帶
實兼二者之勝石磴蛇屈高而復卑壁上有景陽洞
天字及吳比部中立張太史元忭趙大司寇參魯所
題皆贈桂道人常靜者佳歛人善琴隱於此後卒葬
焉最上為吕仙祠祠上為觀化閣水雲山色遠樹平
疇盡在眉睫間而對岸赤石鱗瓦虹梁厯厯可數既
出復穿林莽循畛畦破數峯面直下坐輿上輒陡欲
墜乃下又三里許過火焰山巖跚亂石中至洞口仰

視水簾從峯頂飛落餘沫噴濺人衣真奇觀也水簾
有二面左者稍微右者有池承之道院俯焉每一風
來輒瀾漫數十丈如陸如霧綠道院而左循崖行履
石中棧磴百級小亭朽折甚危後為昇真殿有廣仙
遺蛻近日以請雨移置巖下坐木龕中首微左顧顙
骨鬢髮及十指如腊儼然不脫道士云尸解六十年
矣其初不知何許人入寺為頭陀供薪水甚恪忽一
日辭大眾跌坐巖上而化次日仍至鼓子峯取常住
所借木魚鼓子僧至具述所見始知其仙去也仙無
姓氏自呼廣齋故稱廣仙云崖際亭宇頗偏側壁上
墨楮汙穢殆無寸隙又兼中貴人傢置其中益重山
靈嘔噓耳觀已遂下徑石甯中有仰刻龍湫漱玉字
可三里褰裳涉溪過赤石街溪水正漲龍舟競渡村
中士女如雲至崇安夜矣是役也雨師阻道遊興稍
減未能窮三十六峯之觀然地非尋常人皆同志而
杜輅一綠天皆杖屨所罕及者持此足以驕諸遊人

矣興公亦別為之記復訂天柱
鼓子天臺諸峯之遊以俟他日

楊載鳴玉華洞記

余至將樂之明年聞玉華洞號勝絕乃以春正月三
日偕邑令唐君進士徐君遊焉旦微曠南行度三華
橋七里為藤嶺有亭在焉小憩雨作飯畢冒雨行可
二三里見天陷山隆然衆詳曰洞至矣洞石門低狹
側窺之窈而黑乃入秉炬者先余輩俯躬從之神悅
目鬼履焉與土石升降足不謀而捷泉自石罅流兩
涯有聲潺潺已或橫亘渟蓄每十數步山之老人輒
指點陳說壘壘時從者數十人歡呼動地煙氣人聲
助合滃鬱燠如盎如背汗沾衣不知洞外晴雨也有
石離列如余三人之數似預設者坐而休焉頃之起
見石刻至元間人題名磨滅不可讀洞高處滲液凝
結冰雪峻嶒蓋水之久成石者其中鍾乳石英諸品

往往而有遙遷入途欲窮旋又開廓稍縱馬忽閱不
通微茫巨測繚曲往復力探旁搜怪石林羅撐突崩
騰頽怒齟錯窮狀極態牛水飲者犬地蹲者佛趺坐
者倒垂下瞰者仙耦而據枰奕者蓋未張者戶闔叩
之應者田邱畫畛分者庖可負柱可倚屋而竅可左
右窺者瑰詭傑特半籠供獻其雜然無名而為山中
人強名者不可勝數一石立欽嵌之巔無上綴傍附
至孤危而巉峭不可狎注目久之徐君云有鐘鼓石
趨往試焉鐘微鏗鼓逢逢然幾不可辨唐君得坐處
二石間上幕而下席出酒殽共酌余歌杜少陵春山
無伴獨相求之章一君和之擊鼓鐘為節聲響互答
震薄巖穴余謂昔有人遊而飲而歌而擊石於此否
二君曰斯遊天以待君乎余謝曰上之賜也已相顧
大笑從人亦色若有感者觴數行往觀龍潭潭深黑
似有物云歲旱乞靈處路折而空濶仰視不見所極
炬者上行望之如人循睥睨舉火微煙颺射霧色久

暝時度日垂晡而余輩興益豪且登且訊惟恐失一
佳境也乃攀緣斗絕前牽後累左右翼而進至所謂
七層樓者足無餘地揮然後敢投蓋踐虎尾摩龍角
駭汗震掉不知所如聞有石棺雪山尤奇俱不及往
亟尋洞後遙見天光皆大喜至此特平曠又一境坐
定稍聞外人聲益覺幽窅石壁光倒映雲氣浮動崖
缺樹色交之若從窗牖中觀復命酌兩童子歌侑酒
然望洞口猶在天半唐君曰樂將無極耶遂攝衣上
步不任承以梯既出距地猶數十仞俯可視飛鳥之
背而雨不止石角藤刺鉤衣徐躡躅草潭以下唐君
獨步先余憑肩與鼉顛頓昏乃達山麓徐君後至舉
酒相勞苦因相與嘆一洞之遊晦明變化險夷欣厭
者屢矣而後遂於人生何以異而世人顧欲據顯秉
使久愉快終其身其可得乎夫是洞誠勝絕倘加竅
其渾沌被日月光出露奇詭又寄於通都大邑遇賞
閨人將遊者無虛日惟其間且僻故無以誇耀於世

雖以唐君力可遊而終歲不及遊徐君生於斯亦不能數遊焉以余方臯於時而茲遊適自余來始是洞雖未為遇余而余不可謂非遇也宜有記唐君名自化華亭人徐君名霖邑人余泰和楊載鳴由選部郎中謫尉於此記作於遊之後十日是歲嘉靖三十四年乙卯也

國朝沈涵重濬西湖碑記

自古大臣為天子靖封疆為兆民計久遠必取一方形勢而熟籌之因以興利捍害澤當時而垂後世非徒侈山川林壑之美而已也昔白香山判杭州首役西湖厥後蘇端明繼之至今蘇白二堤嘖嘖人口夫兩公皆曠代賢豪其所興作豈好勞哉蓋錢塘踞浙江上游萬山之水驟發而無所容則奔潰於會城漫衍於鄰郡西浙並受其害故濬湖築堤使上流有所潄則下流不為灾功德最鉅後人不察祇視六橋三

竺為攬勝之區有增華而無疏鑿甚則豪右侵牟寢
失前人本旨矣今閩省榕城之西湖亦猶是也榕城
民物蕃庶西北諸峯俯瞰郡堞潞則溪澗淫溢加以
海潮逆上田廬有巨浸之憂旱則一望焦土求勺水
不可得晉太康中嚴太守高始闢為湖周十數里溉
田可萬五千畝宋南渡漸湮淳熙間趙忠定力為修
復朱子作詩美之自元至明屢興屢廢載在郡志茲
歲久愈淤幾平陸矣嗚呼廢興之故雖曰運會豈非
人事哉今浙閩總督將軍金公巡撫都御史梅公奉
天子命開府是邦廉民間利病甚悉慨然以復湖為已
任爰暨布政使高公按察使范公諸君按圖悉返所
侵地捐清俸募貧民疏之鉅闕壘閘疏穢納流經始
於甲申春正月告竣於是冬不廢民間半鑑而大工
迄就更以其餘即湖心開化寺葺而新之俾在位者
於政事之暇有以滌煩破滯而都人士亦得於華晨
月夕徜徉游息余承乏學使者初抵郡見城河細若

行潦今則舴艋畢達食貨交集計省民間負戴之費一日不知幾千萬也臨流誅聽曾吟湍激之聲洋洋畎澮間冬不涸而夏不溢也形家又謂西北之水與城南諸峯坎離相交則鬱攸無災而清淑所鍾文明日盛其言雖渺要之儲蓄深則不虞有備血脈通則孚靈自廣理更有不與者是役之功德彰彰若此洵與蘇白二公並垂千古矣從來興利與除弊難易較殊除弊者相其疾疢決去之而立効若大利所在其廢弛既久則其興復匪易往往逡巡瞻顧績用弗成故必至仁以宅衷大知以度務神勇以決幾始可奮發而奏功當是役初興人或竊竊然相與難之乃不動聲色而數百年廢墜之業一旦修舉萬姓食其福百世蒙其利猗與偉哉非大知大仁而濟以大勇者孰能與於此今梅公被召掌邦政而金公膺眷彌隆海隅日出之鄉歌頌四訖將以惠一方者惠天下澤洋恩溥胥視此湖矣余浙人也因述錢塘西湖

以蘇白為比二公之政績過於趙忠定而余之言遠不逮朱子姑為記其歲月俾後之職斯土者益加修治以上宣德意下福蒼生庶幾永永勿替之金公諱世榮三韓人梅公諱鉞江南人

張伯行鰲峯書院記

閩中素號海濱鄒魯蓋自龜山載道而南三傳至考亭而濂洛之學大著其淵源上接洙泗由宋迄今閩士蔚興與中州埒聖天子崇儒重道於龜山豫章延平三君子及考亭夫子皆

御製扁聯表揚祠宇雲章爛然輝映日月務俾閩士瞻仰興起益勵所學無負先儒之教於以育人材而厚風俗意甚盛也不佞躬膺蘭命來撫斯邦夙興夜寐惟是仰企昔賢廣教化進郡邑師生親加考課申嚴規程端厥趨嚮至於里巷編氓則演

聖諭十六章飭有司朔望勸講闕之士庶亦幾幾向風
矣又念士首四民間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尤當
萃而教之以成其器為國家儲用者也顧教之之
道視乎人之所倡為轉移唐以前閩俗人文未開風
氣尚樸自宰相常袞觀察茲土鄉縣小民有能讀書
作文詞者親與為客主之禮雖未踰時翕然丕變文
學之盛於今為烈夫倡之以文而化於文尚若是其
速也矧夫聖賢之學不離倫紀日用之常俾人人復
其性分之所固有而盡其職分之所當然一日不講
則人欲潛滋天理漸滅且有淪於不肖之歸而不自
知者其可不有以倡之乎不佞欲與士之賢而秀者
講明濂洛閩關之學以羽翼經傳既表章其遺書使
行於世迺捐俸購屋於九仙山之麓葺而新之為鰲
峯書院前建正誼堂中祀周程張朱五夫子後為藏
書樓置經史子集若干櫥其東則有圓亭池樹花卉
竹木之勝計書舍一百二十間明窗淨几幽閒弘敞

士之來學者日給廩餼歲供衣服無耳目紛營之累而有朋友講習之樂藏焉修焉息焉游焉無不可為學也雖然學之要願為諸生申之夫有志聖賢之學者必身體而力行之非以為口耳誦說之資已也周程張朱五子之書四子之階梯四子之書六經之階梯君相之所以為治師儒之所以為學率是道也誠使平心遜志以究其義理會其指歸實驗諸日用行事之間而舉而指之家國天下之大則頗曾思孟之心傳與皋夔稷契之事業皆吾學分內事也如其不然雖日取五夫子之緒言誦之習之論之辨之猶為無與於已而與道聽塗說等又沉溺於靡麗之辭逐乎紛華之習視其書為迂濶支離而並誦習論辨之未嘗從事者乎蹈此弊者幸無入吾堂而入吾堂者尚其猛省自強以求五夫子之教而為聖世有體有用之真儒是不佞所以建書院以為多士相勛之意也爰書而刻諸石

蕭震隣霄亭記

道山之頂曰隣霄向有亭廢興者數矣今擴舊址而大之曰隣霄亭從舊也記者記道山者也道山一培樓耳何取乎爾曰以其在郡治之內也雖然杭城內亦有山非閩之道山獨殊異也然震常以足測兩山之高下大較吳山得二道山得五道山石自下至頂各拔地起岸然特立吳山無有也吳山觀潮及江道山可望海之近島夫水至海而止觀至海而大矣雖然何以記山曰文昔曾子固輦有文矣曰記自有道山以來文多矣何有乎子固然亦有說他人文言山子固文紀全閩山川而後紀道山又紀道山之城郭人民後之知文並知當日之道山也震後子固六百年矣震初有文曰議議道山并議全郡之利害子固稱其盛震慨其衰夫物之盛衰數也物之所以盛衰人也能見盛衰以傳於後世文也前之盛者衰後之

哀者可哀可盛不在數與邦之人而在擾民之人也
子固言城內外皆涂旁有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
於門庭今之潮汐果盡通乎子固言人以屋室鉅麗
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今之民居能鉅麗乎下貧勿
論矣子固言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伯其瓌詭
殊絕之狀已盡人力今尚有存一二於什伯者乎瓌
詭之與殊絕勿論矣由于子固與宋之閩人觀所謂山
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簞席而盡於四矚
由震與今之閩人觀所謂山川之勝城邑之大井里
之凋殘亦不下簞席而盡於四矚也倘登山而因今
日以求向日之盛厝全閩於簞席之上豈非震與閩
人之所大願也哉是亭也成吾知賢者必憂民之憂
而樂其樂非哆然遊觀而已也震與子固相去六百
年文有相須不必相同者合觀之道山之盛衰可考
而知矣若徒從耳目之好也
閩山川多矣何取乎培塿

喬學尹重建鄰霄亭記

福州城西南隅有烏石山突起層巒松杉蓊鬱其絕頂危石森立大可數丈昔人作亭於其上曰鄰霄亭御史蕭長源為文以記之載在通志厥後風雨飄搖木瓦湮没人知其為亭所而亭蓋泯然無存也半山之陽士民建寧海將軍惠獻貝子祠撫軍西蜀王公備撰其事勒諸石祠去亭基最近制府德公身陟高巔流連周覽令重建一亭月餘工竣嗚呼意蓋深遠矣哉當耿逆之亂也妖氛橫起直抵東浙不有貝子溫台等處且不保若閩中十府二州者蚤經蹂躪已然則登斯亭也西望延建北瞻邵汀漳泉迤邐於東南接連廈門其中崇山大海沃野溪河衍行漫漫袤延數千里荔柑滿樹稻蔗盈疇戰艦靖鯨鯢之波溪艇亨魚蝦之利耕食鑿飲物阜民康皆前人之披荆斬棘宿露衝風鞠躬盡瘁所畱焉者也洎是邦

者罩然思高望遠志其所以保茲疆土撫茲人民者
不知當何以深且周而邦之人環顧遠眺斯亭者
以為貝子祠在焉父老傳故事子弟服先疇山巔
水涯漁歌樵唱所以思守其家室而不忘元功之締
造亦於斯亭乎繫之也此建亭意也亭又烏可少哉
或曰山峻風高亭殆不可久存噫後之人有心於城
社人民嗣而葺之其有功於
此邦益復不淺已是為記

陳治滋唐司徒觀察使陳巖山亭碑記

古來賢哲挺生建大有為之畧禦灾捍患功德顯著
禮宜百世祀者乃不能保一坏之土田夫牧子得以
芟夷湮滅之此固仁人義士所為憤惋而不平者若
唐觀察司徒陳公巖是也當黃巢之亂也起山東轉
掠江淮為吳越錢鏐所逐遂從江右趨閩犯綏寧鎮
公率鄉勇擊却之僖宗賜鼓角號九龍軍巢南下福

州節度使鄭鑑不能禦公助師一鼓平之鑑表公泉
州刺史嗣又表公自代鎮閩九載大著威惠撫納王
氏潮兄弟焉及巢陷京師僖宗奔蜀代州刺史李克
用破滅之四年之間屠名城啗王都毒遍天下其能
倡義與抗者惟克用鏐與公而已克用父國昌弟克
讓三冢葬代北明萬厯中盜發晉王墓有指使感夢
發吏捕盜為修墓而去宋熙寧間錢氏墓在錢塘臨
安者蕪穢不治趙清獻為請修祠墳坡公表忠觀碑
所為作也獨公短世讓賢居於閩會城北王氏國亂
為南唐所并公墓當以此時墮壞厯今幾九百年莫
有過而問者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有村農持公銘石
求售廣文林君侗兄弟讀其文知公墓所率諸生陳
祈廣等請於制府事格不行康熙六十年辛丑秋閩
人士始克義捐修葺歸石於壙樹碑於阡冥器備具
新塚歸然則李君範之力為多又以祀典未備無以
薦馨香崇德報也復於雍正三年冬請於署制府宜

公檄有司歲撥侯官田租八兩以供祀事明著為令而李君之心未已也揖士大夫而告之曰維司徒公倡義旅遏亂畧綏懷閩土復手握將印揮人而授之其豐功偉烈何遽不與吳越沙陀等令即窀穸依然體魄無恙而一椽未建無以障風日肅觀瞻是委鉅典於草野也凡茲土木之役予其任之乃即公墓右數武崇岡之麓背山面湖築內舍一區堂廡閤敞垣墉堅厚凡飲食庖湏之所悉具又築小屋三楹以為守塚之宅經始於雍正四年十二月以次年二月訖功升主之日陳牲薦醴合樂於堂數十年來閩人士咨嗟嘆恨以為闕典者至是而崇報之事具舉焉夫事有不幸而出於久遠野無可尋之踪史無可徵之書古來之王侯將相豐碑巨闕荒涼漸滅者何限若陳公之官爵薨逝備書於綱目而黃璞所撰銘文所謂厝於敦睦鄉太平里者又厯厯可考千百年後又有激昂慕古之士如林廣文兄弟者起而表章之且

與陳祈廣諸人毅然力爭其事又得樂善好禮如李
君範者慨然任興復之責始終不倦以告厥成功是
皆觀察公在天之靈默膺之也按淳熙三山志公兄
礪初與公同廟祀於邑之蘆川繼遷歛井山西麓封
仁濟侯賜額顯應公長子延晦當宋宣和時顯靈於
海上建炎間著異於連羅兩邑勅封應昭利王子
姓九人皆賜侯封初廟在連江東岱所曰演宮再建
越山麓曰東瀆九侯廟知宗正事濮王仲湜為碑記
今亦無存而演宮香火特盛是則觀察公之血食吾
閩世世勿替又非沙陀吳越之所可及也廣文林君
侗為吾閩文獻年八十有九弟佶士辰進士官中書
舍人李君範以子官封奉政大夫陳祈廣為名諸生
例皆得附書予既誌其顛末且歌以祀公歌曰九
龍鼓角障南方捷彼巨慙靖陸梁豐功偉績書太常
隴岡鬱鬱映湖光歷世九百久彌彰墓門無恙松檟
長鬼風神雨何洋洋公兮龍旌來帝旁九侯儵忽相

攜將春秋不忒蓋我觴蘭有秀兮菊有芳
惠我民兮年穀穰自今千禩永無疆

載瀚重建順昌縣儒學記

順昌延屬邑也居閩上游閩道學自楊羅李朱始是
四先生者皆產於延建而廖高峯槎溪二先生則順
之邑人焉實踵其傳順之人文秀發有自來矣國
朝統一區宇覃敷文教薄海內外翕然嚮風學校之
盛振古未有士生斯時得以漸摩於詩書仁義之澤
而自奮於功名之途何其幸歟歲庚戌余奉命視
閩學夙夜祇慎恐無以為多士則蓋閩僻處東南所
謂理學名邦凡諸鄒魯者也順昌學初自宋慶厯間
屢經兵燹遷徙不一至我朝乃卜基於縣治之左
歲久殿廡傾圯士人無以為藏修之地前郡守張君
邑令程君集僚屬師生而議建之經畫百費首捐俸
為士民倡其後知縣事葉李二侯庀材鳩工繼而成

之視其故址增高擴大規制間有解張而斟酌理氣
正位辨方惟其當也初造大成殿翼以兩廡次崇
聖祠戟門櫺星前後在列黉門舊在崇聖祠右改設
於左明倫有堂文昌有祠環壁之橋魁星之閣增所
未備又以餘材新教官寓舍輦飛鳥革黝堊升碧稱
盛觀焉加於舊制遠矣經始於雍正五年春至九年
九月告成敦匠董役者邑諸生何宮何守楊必名程
弘也學博曾君請記於余余惟學校王政之本風俗
教化之所闡康熙四十一年

御製訓飭士子文頌天下學宮多士觀感奮興者既久
今年國家人文化成休徵疊見尤敦崇儒術雍正九
年詔天下郡縣有司振舉諸先聖賢祠宇而順昌
縣學適以此時幸新良會信不偶歟雖然庠序者士
人修身立心之所國家升秀育才之地所業之事
在於尊德性而道問學匪但勤佔畢工詞藝以希進
干祿而遂矯然自異於衆也昔真西山先生繕修學

宮因示學者曰人自受中以生萬善咸備猶此宇之
弘且麗也私欲汨焉邪說惑焉猶飄搖於風雨漫漶
於垢氛而朽且敝隨之矣一日自克則圯者興一念
自奮則闇者麗旨哉斯言所當深味爾多士其立志
以為基本力行以為璞琢無以欲速居心不以小成
自阻必期於明體達用卓然為一代之成材庶幾於
聖天子作育之恩良有司更新之意舉無所負而山川
氣運與人文而並盛矣抑斯言也為順之人士勗尤
願與全閩之人士
共勗之也是為記

黃鶯來育嬰堂記

閩中舊無育嬰堂有之自雍正二年始維時
聖天子子惠黎庶加意幼孤深嘉京師有育嬰之設
頒匾賜金宣諭中外大吏而撫閩都御史海洲黃公
奉行德意特於會城之北擇廢庵一區繕葺為堂以

居棄嬰又捐資置田五百餘畝歲收其租穀為堂中
嬰兒乳哺衣藥之費不足又歲割鹽課羨金如千兩
以濟之既又慮有司不暇躬親委之胥吏多乾沒名
存實亡廉得予族孫紹龍好善人也俾董其事紹龍
出入唯謹毫末無所私今歲方伯山左趙公又請歲
撥正供耗羨如千金儲以備用自設堂來歷今六年
所收棄嬰亡慮四百餘口除攜抱為子及病殤者尚
存一百三十餘口其成效較然可觀如此予竊惟育
嬰之名上古未見然考王制幼而無父者有常餘月
令仲春養幼少存諸孤是其事固無異於今茲之所
行也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首曰慈幼康成
鄭氏引越語謂如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饒是
亦臆度古法大抵然耳若原心而論則越國君若臣
之擘畫設施實與先王之意天地懸隔何也越當大
創之後君若臣蚤夜孳孳唯復仇雪恥是亟故立此
法以圖生聚蕃庶成其沼吳霸諸侯之計而已初非

以幼者為當慈而惻然惻然而與之母而與之繇也
國朝承平日久邊徼外悉貢悉臣予童時所見會
城內荒蕪冷落之區今皆屋瓦鱗次人語諠呶則生
聚之盛可知矣區區棄嬰曾何關於海內戶口息耗
之數而

聖主咨嗟於上諸大吏經畫措置於下必使之得所而
後安者此子輿氏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者也豈可與越事同年語哉紹龍以斯堂建置之
由不可無記丐予為之予耄且病日久不與子墨作
緣然素憫鄉人溺女之愚喜斯舉之起溝壑而置衽
席功德與造物者侔爰占辭授
之使書以傳盛典於無窮云

陳治滋重修閩縣學文廟記

聖德無疆與天地相終始方今
聖天子崇儒興教加意育材
詔各直省府州縣時念

修葺

文廟及學宮誠以廟宇為崇 聖之所澤宮乃訓士之

地觀瞻不可不肅也維我閩邑為八閩首數年來廟貌頽壞神像弗肅都人士欲修整焉而艱於力幸晉江黃君呈元掌教斯地申請各憲得於辛亥臘月念三日興工翻蓋壞者造之地者修之舊者新之朝夕監督煥然改觀固一時盛事也所幸者司鐸得人黃先生奉委修志復留心造士每月朔望治蔬備飯集諸生於明倫堂拈題課藝定甲乙勤鼓勵諭以文章導以實行於今人材蔚起固地靈而人傑哉亦訓導之力居多通庠佩其德因不忘其修葺文廟之功索記於余余固閩庠士也乞假里居樂觀厥

成於是乎記之

張嗣昌 惠獻貝子祠功績記

蓋聞軒皇北伐爰資風后以敷功武王東征端賴周公而奏績從來陰雨正忠臣報國之秋在昔樹屏重宗子維城之寄太常論定猗歟圖上麒麟幕府勳高允矣先生組豆維

寧海將軍惠獻貝子派衍玉林德符龍種分茅胙土韜鈴工黃石之書夾日擎天精氣稟丹山之秀年方弱冠名炳中樞拓右衛之巖疆靖三湘之餘孽擒奸渠而粵西底定藏海寇而閩南蕩平固已豕突全消拯生靈于水火鯨波胥靜奠磐石於芑桑矣俄而三孽陸梁七閩騷動

特簡貝子為元戎爰偕親王而分剿路車秉馬寵冠列藩盧矢彤弓

命申三錫

聖主嘉其忠勇海疆望若雲霓斯時也連雞肆狡狼烟早起滇黔犄角潛謀犀甲已擐粵楚爾乃營生呼吸輔車同唇齒之寒變出須臾災蠹成首鼠之勢仙霞

為七閩關隘青犢彌山太末作全浙門庭蒼鵝徧野
貝子謂後應倍勅於首惡蔓已難圖而斬闕即可以
破巢燎將寢熄桓桓策府率勁旅而扼其吭屹屹干
城出偏師而撫其背魚遊釜底烹宋萬於軍中免脫
林間縛陳旆於帳後此皆先幾之智也然而時當多
難力未易支數澤亦有萑苻抗茲同德營壘不無偵
謀協彼離心鐵馬千羣嬰城負阻樓船百道沿海憑
陵自非命世之哲人疇作狂瀾之砥柱

貝子宵攜別隊渡木罌以先登間挈輕車攀雲梯而
直上束羊撾鼓全師堅壁之時擊鳧亂聲銜枚剿賊
之日若夫將軍下瀨黃龍青雀齊飛君子習流鎧甲
朱旗動色莫不人思填海志切回天遂使浙土全收
潮落錢塘之弩閩疆再造劍消歐冶之鋒此又戰陣
之勇也至於軍旅所在荆棘實生弔廢壠之陰燐望
戰場之秋草遊魂不返詎惜麥舟遺骸未玉俾營繭
室偶緣苦滯先籌數月之糧遂請蠲租獲保萬人之

命兵行衽席曾雞犬之無驚民慰來蘇樂耕市之不
變是以長驅溫處遂入建延威令首塗負版獻圖而
景附惠風載路壺漿箪食以來迎縱遇握炭之徒戰
同枯朽却訝流湯之黨守似藩籬行省歸心元亮授
首革車所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之民賞以勞酒解
甲橐弓之士饗以椎牛猶慮瑣尾流離或嘆龍邱之
葛務使室家保聚常為膏雨之苗是又撫卹之仁也
抑有甚焉尤其難者夫以誼屬親賢身都將相何求
不得遍歷諸難五夜援桴恩沾於伐叛侮亡之衆三
年專閭財竭於投醪挾纊之施遽爾束箕空餘懸磬
王姬致賻以就殮將士設奠以歌虞道泣行悲傳聲
接響泊乎川將歸軸遵渚成雷階不畱攢途盈咽水
雖羊公深罷市之慕未足喻此殷思武侯戒治生之
謀無以踰茲清節也我

聖祖仁皇帝軫其盡瘁獎厥殊猷
詔秩宗以易名灑

宸翰以鐫石存問之中使絡繹祭葬之

錫予使蕃庸勳展親哀榮至已宜乎閩浙人士對甘棠

而懷明德瞻大星而想遺徽白馬封山建旒設旒之

地黃金鑄像榕風荔雨之間今督憲德公爰以文

孫兼制兩省舊疆啓宇善彌積而功宣奕世稱忠慶

逾長而名邵昌瞻祠宇之焜耀隨駿奔之班聯瞻念

成勞帶礪河山永固興言偉烈鳴黎父老猶存用紀

貞珉聿彰盛事敢同吉甫徒賡分陝之詩願效昌黎

敬上平

淮之頌

福建通志卷七十二